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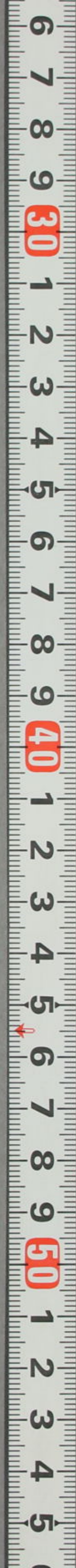


刻翻

左繡

十九下

□ 12
3186
11



口 12
3186
卷 11

編

錢塘 馮李驊天閑
定海 陸浩大瀛

評輯

同學 錢塘范允斌右文
仁和沈乃文襄武叅評
同懷杭州陸 偲昇臯

男 馮張孫近潢
翼孫念詒
允孫思蔭
校輯
男 陸麟書素文

春秋經傳集解

宋林堯叟唐翁附註

晉杜 預元凱原本

唐陸元朗德明音釋

後學 馮李驊天閑增訂

襄公六第十九

經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公在外闕朝正之禮甚多而唯

書此一年者魯公如楚既非常此
公又踰年故發此一事以明常

夏五月公至自

楚庚午衛侯衍卒

無傳四同盟 ○林獻
公卒子襄公恐立

閻弒吳

三

春秋左傳

卷九 襄公

昭和九年 購求
十一月二日

子餘祭

閹守門者下賤非士故不言盜。祭側界反。

○仲孫羯會晉荀盈

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

薛人小邾人城杞

公孫段伯石也三十年伯有死乃命為卿今益以攝卿行。

侯使士鞅來聘○杞子來盟

杞復稱子用夷禮也。來盟皆大夫杞伯親

之故賤之也。杞雖稱子矣前乎此夷儀之會稱伯後乎此卒復稱伯。來盟特稱子見春秋之褒貶諸侯也。春秋之褒貶君大夫莫備于隱桓莊之世成襄而下舍楚子虔無生名之者舍杞子無削其爵者。經之變文。○吳子使札來聘

吳子餘祭既遣札聘上國而後死札以六月到魯未聞喪也不稱公子其禮未同於上國。林吳始聘始書子始君臣並見吳驟強也。正義曰札去之後吳始告喪告

●御案。晉平以母家之私煩諸侯以城杞。伯業所由隳也。故經晉城杞以示貶。

朱批

以三月被弑故追書在聘上耳。賈服皆以夷未新立使來通聘則無論先君未葬嗣君不得命使豈有新有國喪而自請觀樂。反又譏人聽樂者乎。○秋九月葬衛獻公

止出奔北燕

止高厚之子。林北燕始見經。

○冬仲孫羯如晉

傳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釋不朝正于廟也

釋

也告廟在楚。解公所以不朝正。

楚人使公親禴

諸侯有遣使謂禴之禮。今楚欲依遣使之

比。公患之穆叔曰被殯而禴則布幣也

先使巫被除禴之凶禴而

行禴禮與朝而布幣無異。

乃使巫以桃茱先被殯

祭稷。荆一。禮云桃

鬼所惡。茱萸可掃不祥。茱是蒂桃其棒也。

楚人弗禁既而悔之

禮君臨臣喪乃

解得輕便可與權矣。

被殯故楚悔之

○二月癸卯齊人葬莊公於北郭兵死不入地

○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于

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楚邾敖即位邾敖

王子圍為令尹圍康鄭行人子羽曰是謂不宜

必代之昌松柏之下其草不殖言楚君弱令尹攝物

弒邾敖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取卞邑使公治問

季氏屬大夫衛宏曰秦璽書追而與之以前民皆以金玉為

此為公至自楚作傳凡至皆危辭今至自楚不危于楚而危于見疎之臣自非動心于式微義日先昭而不入矣文中段為王前段從子羽之論令尹引入而末以公治之深疾季氏終之蓋明以季氏為魯之松柏而公治所以滿肚皮不合時宜也此作者運敘之微旨坊本或截其上或截其下胥失之矣唐荆川朱批

印唯其所好自秦以來唯天子曰聞守卞者將叛臣

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此璽書之詞公治致使而退

及舍而後聞取卞命寧世朱批公曰欲之而言叛

祇見疏也言季氏欲得卞而欺我言叛益疏我祇

不知量故解為益服度本作祇祇適也晉宋杜本皆

多為韻此類眾不當以松柏字入公問公冶曰吾可以入乎以季

敢入以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冶冕服

服玄冕尤不帶以草自固辭強之而後受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

公送葬至墓而季武安坐取卞上茂其君下又欺其臣分明做出松柏模樣公治不入其家死不受其葬既不忍以尊處公亦不甘以草自處也通篇以公治為線索亦得但不如以傳合經之尤有主腦耳公治生至處也范右文朱批

式微詩與松柏語意相映有情

羅殺松柏矣。
叙得簡括却又寫得精神。

直以草視之耳。

乃歸。式微詩。抑風曰。式微式微。胡不歸。式。五月公至。

自楚公治致其邑於季氏。本從季氏得。邑故還之。而終不入焉。

孫家。不入季。相與。曰欺其君何必使余季孫見之。則言季氏如

他日不見則終不言季氏。林季武子若其家見之。則言季政事如他日否則

終不肯復及疾聚其臣。大夫。曰我死心無以見服歛。

非德賞也。言公畏季氏而賞其使非以我有德。且無使季氏葬我。

氏欺君故生不入其家死不受其葬。

葬靈王。不書魯。鄭上卿有事子展使印段往伯有

曰弱不可。印段年。子展曰與其莫往弱不猶愈乎。詩

云王事靡盬不遑啓處。詩小雅。靡盬不堅固也。啓跪也。言王事無不堅固故不暇跪

處。正義。臨亦盬也。蟲之害物故為不牢固也。見得周亦不以是罪也。東西南北誰敢寧處。謂上。堅

事晉楚以蕃王室也。言我四事晉楚乃所以蕃屏王室。王事無曠何

常之有遂使印段如周。傳言周衰。甲於晉楚。

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為闔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

闔以刀弑之。言以刀明。迎刑人。

鄭子展卒子皮即位。子皮代父。於是鄭饑而未及

詩却轉語云尊楚正所以衛周詞令之妙經左筆而其舌愈圓。精妙棋。

甚矣越之為吳世仇也。
為闔守舟觀舟闔弑語亦只以一順一倒為法。

子皮以父命子罕請君命一是歸美于親一是歸美于君前對寫後雙收自是

常格妙于對寫中用。紐通筆雙承中用。側重筆使覺活變。支無空格直以意造。耳。耳。岑。朱批。其皆得國。其以宋升降乎。一雙結又。一單結本作對仗中以民之歸也。作上下轉接。與前以子罕民之望也。句束上轉下正同。

連寫四倍字生色。前後三貸字都在句尾中一貸字在句中一變而三者皆活。此筆妙也。
得國民歸總斷兩人以宋升降似偏重。樂氏却不知與常掌國政正相配適均也。左支蓋無字不經稱等者。

兩人相語只極嘆城祀之非開手直提出所以城祀之故便說得極其無謂將通篇神理一齊喝起豈止以振筆突兀為奇。吳開村 朱批

此篇以子太叔為主故重提太叔儀相語故另叙孝伯伯石陪客一點便足只三四人而寫主輕重分合字字有意妙甚。●屢猶宗周謂周室也下亦諸姬可以見矣。重在宗周諸姬故起處只點魯鄭篇三國大夫未引詩着一鄰字又為經齊宋等語作補筆也。圓甚細甚。朱批甚乎若之何哉如聞太息之聲。就詩作掉極有風致又與上諸姬是弃其誰歸之相應作文如作詩總以願聆有積為工。晉不鄰矣其誰云之說詩純用虛字正。

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戶一鍾。在喪故以交命

也六斛四斗日鍾。東。起。下轉接。圓緊。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以為

上卿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鄰於善民之望也。民亦望君為善

宋亦饑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

貸而不書。施而為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饑人叔向聞之。通。得。活。不。德。

之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國乎。

得掌。民之歸也施而不德樂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

升降隨宋盛衰。

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以。註。解。語。作。起。自。是。詩。筆。治。理。其。地。修。其。城。六月知悼子合

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會之鄭子大叔與伯石

往。大叔不書。子大叔見大叔文子。文子。儀。與之語文不親事。

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大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

周宗之闕而夏肄是屏。何。法。生。新。周宗諸姬也夏肄杞肆餘也屏城也。詩傳云斬而復生

也秦晉之間曰肄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

其誰歸之吉也聞之棄同即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

其鄰昏姻孔云。詩小雅言王者和協近。字。法。輕。妙。親則昏姻甚歸附也。晉不鄰矣其

與上甚乎。若之何哉。虛調相配。初非苟焉而已者。

孫執升曰。晉平治把以祀出故。正庚亮所云悠悠六合。皆私其姻者也。然平公篤厚母族。似與昏媾之親有異。然已不免當時之議矣。人願可以私訓哉。

雙結而又單結。妙在單結中仍用雙結。中字筆法與公如楚及子皮像粟篇正同。而雙承劍應更瞻密可喜。

一總一分。只一順提倒承法。先家臣後公臣。是於下兩提句為順逆。

誰云之。云猶旋旋歸之。

○齊高子容與宋司徒見知伯女齊相禮。子容高止也。司徒華也。司徒華

定也。知伯荀盈也。女齊司馬侯也。相禮侍威儀也。女音汝。賓出司馬侯言於知

伯曰。二子皆將不免于容專。是也。專。自是也。司徒侈皆亡家之

主也。知伯曰。何如。林言二子禍福之遲速何如。對曰。專則速及。速

禍。侈將以其力斃。力盡而自斃。專則人實斃之。將及矣。為此

秋高止出奔燕。昭二十一年華定出奔陳。傳。

○范獻子來聘。拜城杞也。謝魯為杞城。公享之。展莊叔執

家臣公臣為句首。為一耦為句尾。是合三提句為順逆。又總提反拆作兩層分。應反串作一層。極整極變。用筆真有子母環帖之能。

射者三偶。尚且不足也。
唐句云。魯有神顏莊叔。是仲字當連下。校勘。

夫人三語。女齊逐層倒應。將何所取。先破不尙取之。見晉取得。晉亦取得也。獻武兼國。昭破他先君有知。結處回應。明駁夫人却暗帶取貨。見夫人本不當治。杞老臣之取貨。與晉總不必開也。中間重發義論。除了只用輕掉之筆。玉潤珠

幣。公將以射者三耦。二人為耦。正義周禮射人云。諸侯之射以四耦。此三耦者當是畿內畿外之異。公臣不足取於家臣。家臣展瑕。展玉父為一耦。公臣公巫召伯仲顏莊叔為一耦。部鼓父黨叔為一耦。言公室卑微。公臣不能備於三耦。黨音掌。

○晉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使魯歸前侵杞田。所歸少。故不書。

弗盡歸也。晉悼夫人愠曰。齊也取貨。夫人平公母杞女也。謂叔侯取貨於魯。故不先君若有知也。不尙取之。不尙叔侯之取貨。此取

字。照下將何所取。當指魯取杞田而言。公告叔侯。叔侯曰。虞虢焦滑霍

圓虛實兼到。

據註則不尚取之與焉用老臣呼應甚緊但于叔侯前半語頭無根看孟氏針鋒相對處從無一字落空也。

以杞封魯高一層跌落歸重何必齊魯以肥杞文意門環曲折有力范右文中間從杞轉到魯却用對句作開合承上起下極有間架也。

●叔侯論不歸杞田似矣至謂先君有知母寧夫人恐非對母后之旨步詳母寧焉用皆反掉文法語氣不了意味無窮。

●不用掉字只以母寧焉用見意家附有致步詳

揚韓魏皆姬姓也。八國皆晉所滅。焦在陝縣。揚屬平陽郡。晉是以大若

非侵小將何所取武獻以下兼國多矣。武公獻公晉始盛之君。

誰得治之杞夏餘也而即東夷。行夷。魯周公之後也。

而睦於晉以杞封魯猶可而何有焉。禮。論理。下論情。何有盡。承睦。

晉也職貢不乏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於朝史不

絕書。書魯。時至。無月不受魯貢。此句單。如是。

可矣何必瘠魯以肥杞且先君而有知也母寧夫人

而焉用老臣。言先君母寧怪夫人之所為無用責我。服虔註前云不尚尚也尚當取叔侯。

夏肄是屏其如杞之即東夷何

此篇與秦晉麻隧之戰同一創格彼于叙戰前先着絕秦一大篇文章于此于叙聘前亦先着觀樂一大篇文章而兩文格調又極相似然彼處絕秦直起作一引而後只叙一戰便畢此于觀樂前先作一引而後歷叙諸聘首尾包絡章法尤完。觀樂歷聘蓋合絕秦出亡兩文章法為一自然異樣雄奇。朱批五國交遊議論大抵相類獨魯夾入一篇大文蓋于經書來聘以魯為主也然于章法得有頭重之患文妙于歷聘處亦整整作提筆以配之遂令敘文叙

于地下治之。後云母寧寧也寧自取夫人將焉用老臣乎杜以其言太悖故改之。

○杞文公來盟。魯歸其田。故來盟。書曰子賤之也。賤其用。

○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

不得死乎。不得以壽死。好善而不能擇人。正義昔有當塗貴邳國公蘇

威嘗問曰知人是善然後好之何以言其不能擇人

貴曰好善仁擇人鑒雖有仁心鑒不周物故好而不能擇也。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為魯宗卿而任其

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為昭四年豎牛作亂起本。請觀

於周樂。魯以周公故。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此皆各有天子禮樂。依其本。

事裁作一色章法。此煉石補天手段。于本傳猶為僅見之作。凡餘子焉能望其項背耶。觀樂歷聘兩截都用直收不加結束章法最奇。

觀樂篇自成一番結構。作兩半讀。上半論歌。下半論舞。歌有風雅頌之別。而歸重在頌。舞有四代之別。而歸重在節。于頌以至矣哉起。盛德所同。繁于節亦以德至矣哉起。盛德茂加。繁兩兩相對而長短整散各不同。謀篇至此亦觀止矣。

上半風與雅頌。又于中小小界畫自韻無譏。與盛德所同相對。合下半截為前偶後奇章法亦無不可也。

猶未也。言王化局於一方。猶未大行也。補正。

國歌所常用聲曲。曰美哉。始基之矣。周南召南。王化之基。猶未也。

猶有商紂。然勤而不怨矣。未能安樂然。為之歌。邶鄘其音不怨怒。

衛。武王伐紂。分其地為三監。三監叛。周公滅之。更封康叔。并三監之地。故三國盡被康叔之化。曰

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淵。深也。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衛康叔武公德化。

淡遠。雖遭宣公淫亂。懿公滅亡。民猶秉義。不至於困。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

是其衛風乎。康叔周公弟。武公康叔九世孫。皆衛之令德君也。聽聲以為別。故有疑言。

為之歌王。王。泰離也。幽王遇西戎之禍。平王東遷。王政不行於天下。風俗下與諸侯同。故不為

雅。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宗周隕滅。故憂思猶有先王之遺風。

●三國同是衛風。全上

七百年以來。不聞有精審至此者。季札真世胄之傑也。陳氏

樂兼歌舞。前用十三個歌字。後用五個舞字。以少對多。一筆不換。他文以變見奇。此獨以整見妙。二十八宿羅心胸。唯

左氏足以當之耳。為之歌從樂工一邊說來。見舞者從季札一邊說去。凡對偶總以兩路往復為工。評語段段變

敘語段段不變。變則索性不變。則索性不變。以極變見錯綜之法。以極不變見片段之法。此有意舛格。登峰造極。出

神入化者。逐節變換腔口。一頓一折。詠嘆低回。極得想像咀味之神。沈襄武。朱批

請觀周樂。看他處處點入周字處。可悟

三。句三折。

故不為之歌鄭。詩第七。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

其先亡乎。美其有治政之音。譏其傾碎。知不能久。為之歌齊。詩第八。曰美

哉泱泱乎大風也哉。泱泱。弘大之聲。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公

封齊為東海之表式。國未可量也。言其或將復興。服氏曰。言其國之興衰。世數長短。未可

定。為之歌幽。詩第十五。幽。周之舊也。曰美哉蕩乎樂而

不淫其周公之東乎。蕩乎。蕩然也。樂而不淫。言有節。周公遭管蔡之變。東征三年。為

成王陳后稷先公。不敢荒淫。以為之歌秦。詩第十一。後仲尼刪

定。故不同。正義曰。十五國風。其名皆與詩同。唯次第異耳。則仲尼以前。篇目先具。其所刪削。蓋亦無多。

襄公

顧母之法。通篇以德字為線索。尤立論大處無此線索。則文意渙而不屬矣。其點周字亦非信手亂下。首三節于主風點入。次三節于幽風點入。恰以周之東乎周公之東乎相對。末五節于秦風點入。其周之舊乎點在起處。與上點在各段之末者。又別一是周之東。一是一周之盛。一是一周之繼。恰前偶後奇。兩逆一順。為章法。後于雅頌節點。一周字于五舞節亦點。一周字點法極整。極勻。細密之至也。其點德字亦勻密。有法于風比三點前奇後偶。于雅頌亦三點前偶後奇。于舞凡四點前單後復。處處有意。此等皆當細尋。入且以為瑣鑿而忽之矣。五舞十三歌都節節有配搭。旁批詳之。總要初學細心。非敢以此束縛

記傳引詩。亡逸甚少。史記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取二百五篇。蓋馬遷之謬耳。外。已見秦之代。周千古隻耳。對上。兩東乎句。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西秦仲始有車馬禮樂。去戎狄之音。而有諸夏之聲。故謂之夏聲。及襄公佐周平王東遷。而受其故地。故曰周之舊。為之歌魏。詩第九。魏姬姓國。閔元。晉獻公滅之。曰美哉。風風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之聲婉約也。險當為儉。字之誤也。大而約。則儉節。易行。惜其國小無明君也。風扶弓數劍二反。又音凡。為之歌唐。詩第十。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晉本唐國。故有堯之遺風。憂深思遠。情發於聲。思息嗣反。非。

閱傳之士也。俞評歌時不言其風。故下多疑詞。舞時已見其象。故下多斷詞。甚佳。俞評。朱批。今夏紀本或作儉。疑後人以杜注追改。險為是。陸氏。凡路險則難行。而此聲險而又易行。所以為中庸也。若儉欠妥。林西仲。按儉。險音同。字不必改。讀者宜以其義。險。史記作儉。古文也。古文云。動乎儉中。又云。儉德辟難。皆語為險。杜云。當為儉。誤也。漢初簡併。云。動乎儉中。文。迂。魏都賦注。引傳作儉。釋文依注音儉。技勘。其有陶唐氏之遺風乎。詩唐風正。又。史記世家引傳。全上。

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為之歌陳。詩第。又變。對下。久乎。淫聲放蕩無所畏。自鄙以下無譏焉。曹第十四。論之以其微也。節古外反。為之歌小雅。小雅。小正。雙句對。思文武之德。怨而不言。有哀。其。曰美哉。思而不貳。無貳叛之心。怨而不言。音。其。周之衰乎。衰小也。正義。衰者。差也。九章。算術。謂。猶有先王之遺民焉。殷王。按依孔。衰。宜音初。危反。餘俗。故未大衰。補正。曰。服虔以為此謂變小雅。華。陽范氏曰。二雅篇數多。當時樂工或間歌其一。二。季子。就其所聞。為之歌大雅。大雅。陳文王之。曰廣哉。熙熙。而評之也。德以正天下。

手。照應和。曲而有直體。論其其文王之德乎。雅頌所

德形容。故但歌其。為之歌頌。頌者以其成。曰至矣哉。

美者。不若歌變雅。功在於神明。曰至矣哉。唐云。

言道。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過而不徇。遠而不

備。攜。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

而不荒。節。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

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守之以道。行

而不流。五聲和。宮商角徵羽。八風平。謂之八風。

節有度守有序。八音克諧。節有度也。盛德之所同也。

●底音止也

●此段十四句。連用而字。詞語翻翻。卓然可采。方丈一統。

●簡舞字。句會小補

●御案。吳能以礼未聘。經孔子以進之。札以名昏。當以杜注孔疏為正。非褒貶之所係也。朱批

●吳子使札來聘。公數以為矣。刘胡張三子則以為貶。蓋謂書法無异于闕越。撤西乞術。故深求其過。以論之耳。季札讓國之事。誠未易論。但觀此論樂與論

諸國大夫。美乎不美乎。豈其美于季札。昧于以時。明于責人。暗于治己乎。昔人看春秋。有且將胡文定說為正者。燕子尚放之。只讀左傳。亦未分曉。此之謂也。唐順之

季札所樂。而辨六國之興衰。獨不知其之將亡。而默然無一救乎。彼不欲以其身殉鳴夷也。王世貞。並方丈一統。

頌有殷魯。故曰。見舞象。南籥者。象節舞所執。南籥盛德之所同。見舞象。南籥者。以籥舞也。皆文王之樂。○劓音卍。正義曰。象劓南籥。各是一舞。南籥既是文舞。則象劓當是武舞也。補正曰。南籥者。一南之籥。鼓鐘之詩。所謂以。曰美哉。猶有憾。美哉美其雅以南。以籥不僭者也。曰美哉。猶有憾。容也。文王恨不及已。見舞大武者。武王。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致太平。見舞大武者。樂。亦虛說

此乎。見舞韶。濩者。殷湯樂。濩音護。又戶郭反。正也。言能紹。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繼大禹也。用較前。獨別。禹之樂。正義曰。夏大也。鄭云。言

始伐。見舞大夏者。能大堯舜之德。又周禮註云。禹治

水敷土。其德能大中國。今季。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札稱禹勤而不德。鄭後說是。

論詩歸重于韻論樂歸重于節陳氏
每之歌公于皆出神細聽故能深知
其為何國何風今讀者於公言每一評
論亦當逐段逐字出神細思便小能粗
想見其為是國是風也不然雜雜讀之
乃復何益觀止矣始字起止字佳一篇
大局段

戲筆作波 全聖改

起手吳公子孔來聘一句提綱本當將
歷國接連叙去却因觀樂一篇橫空隔
斷故此處換頭特起遙接有間架也出
聘之故不註于起處而留于後半作另

其誰能修之蓋力溝洫勤也補正不見舞韶節者
矜不伐是勤而不德也

舞樂。○削音簫。正義曰。韶節。即簫節。蓋韶樂兼簫
為名。簫字。或上。或下耳。孔安國云。言簫。見細器之備
也。文變。一忽用字。筆與前又別。情覆以

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備也。如地之
兩排句對。上。十。八。排。句。金云。如此長。

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
文。只。三。字。收。住。奇。朱。批。魯用四代之樂故及韶節而季子

他樂吾不敢請已。知其終也季札賢明才博在吳雖
已涉見此樂歌之文然未聞中國雅聲故請作周樂

欲聽其聲然後依聲以參時政知其興衰也聞秦詩
謂之夏聲闡頌曰五聲和八風平皆論聲

以參政也舞畢知其樂終是素知其篇數其出聘也
通嗣君也。吳子餘故遂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

速納邑與政。納歸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
之公

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歇盡故晏子因陳桓子
李札

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樂高之難。難在昭聘於鄭見
八年

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大帶也吳
地貴紵

地貴紵故各獻已所貴示損已而不為彼貨利。○縞
古老古到二反。縞也。紵直呂反。鄭禮註白經赤緯

日縞黑經。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
白緯日織。

子子為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後謂適衛說遠
伯有

瑗。蘧伯。史狗。史朝之。史鮪。史魚。○公子荆公叔發。公
子文子。史鮪音秋。

帶紵。俗筆必將說叔孫穆子一段叙在觀周
表各取。樂後便是印板文章矣。
其土物。聘齊鄭相對而一則納政一則為政。
相贈各不同。則先語而後事一則先事而後
耳。不須語又不同。適衛適晉相對而一則多若
兄注。

以將宿一番議論後亦附以將行一番
議論。遙遙映射。片段一毫不苟。總于錯
綜中見整齊。自無信筆直書一往不返
之病矣。齊鄭一對。衛晉一對。中間忽

掙一段自衛如晉作變換亦如前以自
鄒無譏作變換也章法奇絕人

前後凡五寫悅字于穆叔則劍點于平
仲則順點于子產則暗點于衛則六人
總點于晉則四人分點各各不同小小
處都是法也前後四段都以政作線
索猶觀樂之以德作線索也文水有無
線索而成片段者俞云樂以觀德故
每以德字貫串以觀政故每以政字貫
甚明

徐揚貢曰聲音之道朋友之道與性命
通求真友者每于山靜水流琴飛鍾淡
之間此傳兩事同揆峰勢迤連若斷若
續遺筆將宿于戚一段迴映聽樂真有
極前空翠水天一色之奇
韓友一曰吳楚南方其初不通中國故

文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
戚戚孫文聞鐘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必
子之邑

加於戮辯猶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孫文子懼猶不
此論情爭也

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于幕上言至
又云此論理

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獻公卒遂去之不止文子聞
紉節寫名士所至無不傾倒也

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正義曰謂多以
惡人為良而善之

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富必厚施吾子好直必思自免
於難良即三族是也君侈而多良大夫而皆富陸氏從陸氏說則君侈而多

秋九月齊公孫蠆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於北燕
蠆子尾籠于雅實放書未出書曰出奔罪高止也奔所以

高止好以事自為功且專故難及之善自為己功
且專權故禍難及于其身釋例云奔者迫窘而去

逃死四鄰不必禮出也放者受罪黜免宥之以遠也
二者俱去其國而仲尼修春秋又以所稱為優劣也

冬孟孝伯如晉報范叔也范叔士鞅也
此年夏來聘

會盟之事罕見其國之賢人君子亦未
之聞也然實周之嫡嗣聖人之後其始
封因太伯而其既也天又生一季扎實
以大開江南風氣之先豈苟然而已
孫執開曰札之來聘三傳皆以為賢惟
胡傳以為賤札之觀樂先儒皆謂其深
於樂惟文中子不之許此等殊難下一
語
俞寧世曰于十五國之風俗六代之功
德列國之國勢人才無不表微知著原
始要終左傳中第一篇文字
●范甯曰南燕姁姓在鄭衛之間北燕
姬姓在晉之北朱批

高敬仲有後而管敬仲無後勳臣之不得為世臣也惜哉

此篇以禪讓之言為主以兩禍字為眼目以兩必字為關鍵前半論伯有長亂

○為高氏之難故高豎以盧叛豎高止子十月庚寅閭丘

嬰帥師圍盧高豎曰苟使高氏有後請致邑還邑於君齊

人立敬仲之曾孫鄰敬仲高後○鄰於顯反正義此即後所云高偃是也良

敬仲也良猶賢也十一月乙卯高豎致盧而出奔晉晉人

城綿而寘旃晉人善其致邑

○鄭伯有使公孫黑如楚黑子辭曰楚鄭方惡而使

余往是殺余也伯有曰世行也言女世為行人子皙曰可則

往難則已何世之有伯有將強使之子皙怒將伐伯

有氏大夫和之十二月己巳鄭大夫盟於伯有氏禪

謀曰是盟也其與幾何先虛按言不能久也詩曰君子屢盟

亂是用長今是長亂之道也禍未歇也必三年而後

能紓紓解也然明曰政將焉往禪謀曰善之代不

善天命也其為辟子產言政必歸子產舉不踰等則位班也

子產位班申說善字擇善而舉則世隆也世所高也天又除之奪伯

有魄喪其精神為子產驅除子西即世將焉辟之天

禍鄭久矣其必使子產息之乃猶可以戾也戾定不然

三平而後能弭後半論子產得政息之而猶可及兩開對說而下截即從上截說落善代不善先用暗轉奪伯有魄又用明抱蓋相承通說為後伯有死而子產庸張本于合傳為平叙側重格也

兩截中間以然明政將焉往四字作轉板筆意輕活無斧鑿痕三年而後能紓語意虛歇已留下文地步猶可以戾正相呼應末復以不然將亡反蒸蓋不但為下截掉尾并回顧長亂傳太息之聲也如此看兩截神理一片矣陸吳華 朱批

其幾何以以為其幾何與之倒與平聲與夫尹謂無與之者影

將亡矣

經戊午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遠罷來聘林郊教書

書名氏儼然無異于中國矣 ○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音班

林景公弑 ○五月甲午宋災天火 宋伯姬卒 ○天王

殺其弟佖夫稱弟以惡 王子瑕犇晉不言出奔 ○秋

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共姬從夫諡也叔弓叔老之子卿共葬事禮過厚三

月而葬著酒荒淫 ○鄭良霄出犇許書各罪之 自許入于鄭不言復入

獨還無兵 鄭人殺良霄 ○冬十月葬蔡景公無 ○晉人齊

趙鵬飛曰春秋之昏內女者四鄫祀二姬以惡紀宋二姬以矣然語其雅則紀姬未若宋姬之雅也故紀姬之葬以字而宋姬之葬以諡此聖人輕重之權也朱批

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

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會未有言其事者此言宋災故以惡宋人不克己自責而

出會求財 ○澶市然反字林云澶水在宋林諸侯之大夫不序晉不足以爲盟主也晉之不足以主盟自

始宋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遠罷來聘通嗣君也郊

傳以子蕩知情故 穆叔問王子之爲政何如王子圍 對曰吾儕小人

食而聽事猶懼不給命而不免於戾焉與知政固問

焉不告穆叔告大夫曰楚令尹將有大事子蕩將與

焉與將與正相對越推說不知情越顯

焉與將與正相對越推說不知情越顯出知情弊病來助之匿其情矣只用一語道破文亦字字傳肝如見之神王伊人 朱批

前半問政平平說來不過駟良方爭尙
未可知而已却毫無指實憑空說個音
得見與否在此歲也八字便將高目時
艱難足可待神理一筆勾出後半問和
亦不過莫能相下雖和猶惡而已却將
兩也字蕩漾出惡至無日光景而一片
搖頭咋舌莫可名狀神理又一筆勾出
清新俊逸僕左公看紙欲飛也

此是左氏故意弄巧文字于諸傳又別
出一奇若老實說個七十三歲有何光

景且只四個字便了有何希罕生發妙
將年月日整數零頭折得粉碎便說上
許多數目竟不知有多大年紀在裡許
是于極平淡題目做極新變絢爛文字
會得此法賦海直得萬言矣
因此人說隱語便大家各說謎謎師曠
算歲數史趙算日數師曠先暗說而後
明點七十三年史趙亦只暗說而士文
伯明點二萬六千六百六十分明以下
二段對上一段以與上老人四百四十
五甲子三之一語相配成趣奇奇妙妙
算博士何足算也陸素文朱批
末段叙魯使歸語季武一番評讚令前
文加倍十分絢爛與前吏走問諸朝寫
出一時開動多人喫驚打怪神理同一
筆意此最是出色烘染妙法無前無一

焉子蕩助之匿其情矣子圍素貴邾敖微弱諸侯皆
知其將為亂故穆叔問之

○子產相鄭伯以如晉叔向問鄭國之政焉對曰吾

得見與否在此歲也駟良方爭未知所成駟氏子皙
也良氏伯

也若有所成吾得見乃可知也叔向曰不既和矣乎

林前年大夫已與兩
家為和盟于伯有氏對曰伯有侈而悞悞狼
也子皙好

在人上莫能相下也雖其和也猶相積惡也惡至無

日矣為此年秋良
霄出奔傳

○二月癸未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輿衆也城
杞在往年

之。預作註脚也。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

年使言其年正義曰有與同食者問此老人之年
不告以實疑其年也使之年者更使言其真年也

按此只作將有所與疑其年老不日臣小人也

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

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所稱正月謂夏正月也三分
六甲之一得甲子甲戌盡癸

未補正吏走問諸朝皆不知故問之走師曠曰

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也在文十
是歲

也狄伐魯叔孫莊叔於是乎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

蹴須起不得後一篇生情作態文字無後面一掉亦結不在前一篇生情作態文字文字家員以旁筆襯托正文令通身神氣一片融洽于此益信

●差一本作箒

或手長矣提筆使生情作態一篇波致已伏于此左氏最是提筆便與通篇神氣相肖其筆法乃在無字句處尤不易學也 或字并不知名自是一隱者師曠兩歲字一倒一順有筆有法若兩事并作一塊說了無生趣矣

●此老想偷道家術故謹於記甲子而跌於年 兼評

造語俱工然亦竟無緊要全上

●三人為六画如今所用真否當時亦應有此字体但就亥字則大竟突如蓋

及虺也豹也而皆以名其子七十三年矣叔孫僑如叔孫豹皆

取長狄多。虺虛鬼反。林自乙巳至今年戊午七十四年而言七十三年以甲子計之也。史趙曰

亥有一首六身史趙晉大史亥字二畫在。下二如身。號馬乃自古有之。上併三人為身如箕之六。

是其日數也是老人始生至今之日數蓋以二首為二。下亥上二畫豎置身旁。林畫為亥字。

萬六身為六千六百六十日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

旬也。文伯士弱之子。因此說四百四十五甲子其

得二萬六千七百日以其末三分六甲之一故少四

十日。補正邵氏曰絳老既為隱語師曠史趙因之一以故事一以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屬趙武字畫皆隱語也。正義

曰老人所說其季字而來矣。別具于集說

寫趙武極口謝過都是出色寫老人蓋亦傾倒此君矣

後半句句收應前文又一絕妙章法唯晉悼夫人後無應筆力亦添殺向女齊兩人以配之左氏總無一字落空也唐錫周曰若無起處矣未兩字老人所云其季于今三之一也二句即杜元凱亦應闕疑矣後人如何註解得出外間

曰絳非趙私邑而云屬者蓋凡公邑國卿分掌之而絳屬武也。名之而謝過焉曰武

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也起。由用

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

使助為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為君復陶收。應。年。長。無。子。收。應。與。於。食。復陶。主衣。服之官。

為絳縣師收。應。絳。縣。人。縣師掌地域辨其夫家人。而廢其與尉。以

孤老故。正義曰上云無子是孤。於是魯使者在晉

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晉未可媮也見前。哄。動。一。時。新。開。之。妙。起。媮。薄。結。趙。也。媮。薄。結。趙。也。

以為大夫有伯瑕以為佐孟。結。士。文。伯。伯瑕。士。有史趙師曠而咨

讀左但曉濃圈密贊而要緊處少所發明今我憶當從中央周四角之句也此評實獲我心但當連二月說見一明眼人亦刪去四字殊可怪耳又曰合之為七十二年分之為二萬六千六百六十日偏幻出四百四十五甲子偏幻出魯文公十一年偏幻出一個亥字奇奇怪怪令人如觀蝌蚪文字瞠目吐舌不能措一辭也此種妙文不可無一不容有一妙批

嘆語不從括邊叙來却在愆期耳中聽出便活寫出少不更事高視闊步罔識屬垣之戒光景來為敘事入神之筆也靈王雖沒僭括之謀愆期之告後王

宜其聞之矣乃造謀者既以童子何知之言為信而寬之弗知者反縱五大夫取諸懷中而殺之斷之曰罪在王也蓋前路早有伏筆矣

●過諸廷恐是過字訛
●耳屬于垣詩經

●趙鼎外曰生殺之柄自天王專之故入春秋未嘗昏天王殺卿大夫者今內不親之族而手足不容滅天倫矣故於此一昏天王殺焉 朱批

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

結 媮乎勉事之而後可 傳言晉所以強不 失諸侯且明歷也 此正神謀所云屢盟爵

○夏四月己亥鄭伯及其大夫盟 君子是以知 爭故 駟良

鄭難之不已也 鄭伯微弱不能制其臣下 春秋之世活亂已極前補宣後楚平與此而三

○蔡景侯為天子般娶于楚通焉天子弑景侯 終子 產言

有子 禍也 矣 初王儋季卒 儋季周 靈王弟 其子括將見王而歎 括除服

入朝 單公子愆期為靈王御士過諸廷 愆期行過王 而歎 廷 單音善

聞其歎而言曰烏乎必有此夫 欲有此朝 入以告王 廷之權

且曰必殺之不感而願大視躁而足高心在他矣不 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 林童子指愆期 當指僭括

知照應若指愆 期便無着矣 及靈王崩僭括欲立王子佞夫 佞夫

子景 佞夫弗知戊子僭括圍為逐成愆 成愆為邑大 夫 成愆或

王弟 即愆期恨其告王 成愆奔平時 平時周邑 時

勸殺而逐之也 音止又音市 五月 癸巳尹言多劉毅單蔑甘過鞏成殺佞夫 五子周 括

瑕寥奔晉 括寥不書賤也 書曰天王殺其弟佞夫 大夫

林 瑕寥皆僭括黨

春秋三傳 卷之七 襄公 七

第一筆突起如有怪聲出其筆端第二筆突接便覺驚寫出一天大駭人事所謂筆墨有神如是如是 斷語簡淨一篇都用簡淨之筆

●筆墨有神文章有神交有道又說昏破万卷下筆如有神並杜句

●謹疼而呼也而杜以為熟也者固依災字傳會已然謹喜燒音句同喜有熟也丞也熾也之必杜注暗用此又六不可知出出如字說以為丁寧相屬辨為穩妥疼而呼也 古今句略

使以聚粟粟四句接于政多門數句之下介于大國之上文意未嘗不順然筆

法便連片寫去不見結構之妙拆二句安放起處中以長句一隔恰將其民其君一倒一順相接近下章法變動極平常文字都要相其用筆意思所在乃得

此篇傳殺伯有事以伯有為主作難者子皙助強者駟帶周旋者子產而處分者子皮故通篇又以子皮為線索分三段讀首段叙伯有見伐而出奔在師之梁截次段叙伯有復入而見殺在已已復歸截兩段後以一筆點題末段追叙前此旁觀議論以見伯有宜死已久為深惡而痛絕之辭也篇中極寫伯有虛

左繡

罪在王也 倭夫不知故經書在宋災下從赴

或叫于宋大廟 曰譖譖出出 譖譖熱也出出 戒伯姬 譖許

其反出周禮鄭註引此 鳥鳴于亳社 如曰譖譖 作訕訕 說文譖痛也 三 字 承 上 起 下 音 茂 一 音 母 君 子

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 婦義事也 義從宜 也伯姬

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 而行 婦義事也 義從宜 也伯姬

時年六十左右 正義曰成九年伯姬歸于宋至此四十年矣

六月鄭子產如陳泣盟歸復命告大夫曰陳亡國

也不可與也 聚禾粟繕城郭恃此二者而不可與也 不可與 結好

撫其民其君弱植公子侈大子卑大夫敖政多門 政 由一人 植直 以介於大國 能無亡乎不過十

年矣 楚滅陳傳 應起後另拖一筆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共姬也 傷伯姬之遇災 故使卿共葬

鄭伯有者酒為窟室 而夜飲酒擊鐘焉朝至 窟室 三字為窟室擊鐘為生怨而譖

未已朝者曰公焉在 其人曰吾公在壑谷 伯有為公

皆自朝布路而罷 既而朝 則又將 窟室 動心事 只是酒 分 散

使子皙如楚歸而飲酒庚子子皙以駟氏之甲伐而

春秋左傳

卷之七 襄公

七

醉昏憤而比之于莠。自是兄弟中一卉物。而子產兩番安頓子皮。因之兩番調護。蓋善處骨肉之間。作者于此有勸有懲。其憂世之心乎。

起手一行寫沈酒如活。字駢豔。同生三句承上起下。乃另作提筆。明正其罪。見不獨以嗜酒也。咀華云是作者特地註明諸大夫所以偏向伯有。所以見殺之故。他本認作子皮口中語說不去矣。

焚之伯有奔雍梁。雍梁。鄭地。醒而後知之。遂奔許。大夫聚

謀子皮曰仲虺之志。仲虺。湯左相。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

推亡固存國之利也。罕駟豐同生。公孫段也。三家本

兄弟。伯有汰侈故不免。三家同出而伯有孤。人謂子

產就直助疆。時謂子皙直三家疆。林言當就子

產曰豈為我徒。徒黨也。言不國之禍難誰知所敵。或

主疆直難乃不生。三家未能強日。直耳。難且直則難

所附著為所。辛丑子產歛伯有氏之死者而殯之。不

及謀而遂行。不與於國謀。印段從之。義子。子皮止之。衆曰

人不我順。何止焉。子皮曰。夫子禮於死者。况生者乎。

遂自止之。壬寅子產入。癸卯子石入。子石。印段。皆受盟于

子皙氏乙己。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大宮。大宮。祖廟。盟國人

于師之梁之外。師之梁。鄭城門。伯有聞鄭人之盟。已也。怒聞

子皮之甲不與攻已也。喜曰。子皮與我矣。癸丑晨自

墓門之潰人。墓門。鄭城門。因馬師頡介于襄庫以伐

舊北門。馬師頡子羽孫。林頡。駟帶率國人以伐之。

數語又作承上起下之筆。蓋兩段體對。而意實通也。用對語作轉。筆意圓健。可喜。

唐錫周曰。一喜一怒。活寫終日醉夢光景。

喜得可笑。不聞推亡固存語。即此正寫其憤憤處。如此映帶嗜酒。真以神不形矣。

前段見伐而奔子產為之殯殮其家此段入伐而死子產為之殯殮其身而子皮前則止行後則止攻前則附以即段之從後則附以游吉之奔却都以盟作收煞兩段截對最為整齊

● 叙文無盟字恐誤脫

○ 齊秦鄭良霄出奔而君大夫國人共盟之猶魯之盟東門氏叔孫氏臧氏也其位之絕可知矣胡傳主劉氏故說以為位未絕者誤 朱批

駟帶子西之子皆名子產駟氏伯子產曰兄弟而及子哲之宗主此吾從天所與兄弟恩等故無所偏助伯有死於羊肆羊肆市列子產之枕之股而哭之斂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

者既而葬諸斗城陶家側不斗城鄭地名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

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斂葬伯有為有禮

於是游吉如晉還聞難不入懼禍復命于介八月甲

子奔晉駟帶追之及酸棗與子上盟用兩珪質于河

為信也酸棗陳留縣子上駟帶也沈珪於河使公孫盱入盟大夫已已復

每段夾叙許多問文幾令讀者莫辨此處將本題一點便讀者耳目一清

● 有莠同韻古音蓋通用

倒叙前事作結不重在禪竈料入之審總見伯有之死久已為人所料而僕展羽頡之從之者自詭伊戚也叙議兼行筆法極簡極曲合前兩段觀之亦前偶後奇格 彭彥君 朱批

唐錫周曰穆氏七族俱同父也罕虎駟帶公孫段同仇良氏抑何所見不廣子產口中說出兄弟二字見惟駟與良本皆同氣宜相好母相尤奈何分厚薄愛憎于其間乎微言婉諷用意良苦

歸游吉書曰鄭人殺良霄不稱大夫言自外入也既

位絕非復於子矯之卒也子矯公孫蠆卒在十九年將葬公

孫揮與禪竈晨會事焉會葬過伯有氏其門上生莠

子羽曰其莠猶在乎子羽公孫揮以莠喻伯有伯有侈知其不能久存於是

歲在降婁降婁中而旦降婁全婁也周七月今五月降婁中而天明降戶江反

禪竈指之曰猶可以終歲指降婁也歲星十二年而一終歲不及此

次也已不及及其亡也歲在姬訾之口姬訾營室東壁二十八

歲星淫在玄枵今三十年在姬訾是歲星停在玄枵二年姬子須反訾音茲正義曰營室東壁北方

未段亦借一盟字作結與上兩段相應章法絕奇子皮始終其事着此筆見不株求也其受教子產者深矣

起手提殺大司馬為掩一筆下作兩層分應一層為掩一層司馬而上一層只民主一意下一層有身偏王體兩意妙將三個意思併在一處說兩層一串章

左

春秋左傳

卷九

三

宿名十二次子為玄枵亥為娠管二十八年歲其明已在子今三十年始在亥是歲住玄枵二年也其明年乃及降婁僕展從伯有與之皆死僕展鄭大夫伯有黨羽頡結了代舊北門案出奔晉為任大夫羽頡馬師靜在晉縣今屬廣平郡雞澤之會在二

鄭樂成犇楚遂適晉羽頡因之與之比而事趙文子

言伐鄭之說焉以宋之盟故不可宋盟約子皮以公

孫鉏為馬師鉏子罕之子代羽頡

楚公子圍殺大司馬為掩而取其室為掩二十五年為大司馬

申無字曰王子必不免無字善人國之主也王子相

法繁而色味亦濃 三意歸併禍國又以善人為重

艾音刈艾也正句

此亦起手直提一筆下作兩層分應無歸于末應謀歸宋財末災故應為宋災故恰好一順一倒成章法末句又于書外補出一層作掉尾却正于不書內抽出一層作旁註也解經精而用筆愈變化不拘矣

看來以不書其人為主故用君子重斷之下一書曰一不書都就上一條分出

左

春秋左傳

卷九

三

楚國將善是封殖而虐之是禍國也且司馬令尹之

偏偏佐而王之四體也俱股肱也絕民之主去身之偏艾不多得

王之體以禍其國無不祥大焉何以得免為略十二年楚執靈

王傳艾魚廢反

為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冬十月叔

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蠆宋向戌衛北宮佗佗北宮括之子

鄭罕虎虎子及小邾之大夫會于澶淵既而無歸于

宋故不書其人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慎乎澶淵之會

春秋左傳

卷九

三

一就其人內抽出末句一就其外
補出曾叔孫豹而以充之諱之相對勝
結蓋一頭兩脚格也又到此工橫豎說
來都成妙法耳 茅 朱批

首段為主故不書其人用倒煞而後兩
節書不書都用順提也筆法一絲不亂

卿不書不信也夫諸侯之上卿會而不信寵名皆弃
不信之不可也如是寵謂族也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信之謂也詩大雅言文王所以能上接天下接人動順帝者唯以信又曰淑慎爾
止無載爾偽不信之謂也逸詩也言當善慎舉止無載行詐偽○林恐不信不
合于天德書曰某人某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尤之也傳云既而無歸所以釋諸侯大夫之不書也又云宋災故尤之所以釋向戌之并貶也戌為正卿深致火災燒殺其夫人未聞克己之意而以求財合諸侯故與不歸財者同文不書魯大夫諱之也
向戌既以災求財諸大夫許而不歸客主皆貶君子以尊尊之義也君親有隱故略不書魯大夫以示

此篇以子產為政為主首段授政作引
未段從政作結中分兩截上截叙處伯
石事下截叙處豐登事都鄙四語為政
實事忠儉二句為政主腦乃一篇之中
權頗似蜂腰格

起處一段便伏一篇之案後文字字照
應伯石豐登應大族賂邑反田應善相
事大孰殺之歌應不可為誰嗣之歌應
國乃寬以此伏應幾字天造地設鬼斧
神斤矣 俞寧世 朱批

國小族大二句以族大為主帥聽二句
順項族大善相二句倒項國小小能事
大變項兩意不但指大國照下安大却
重善事大族也子產便純是此種做法

○鄭子皮授子產政伯有死子皮知政辭曰國小而

偏偏近族大寵多不可為也為猶治也子皮曰虎帥以聽

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言在治政小能事大國乃寬

為大所恤故也子產為政有事伯石賂與之邑伯石公孫段有事欲使之

子大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言鄭大夫共受鄭國事何為獨賂之

子產曰無欲實難言人不能無欲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

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言成猶在我非在他也○要一遙反何愛於

邑邑將焉往言猶在國子大叔曰若四國何恐為四鄰所笑子產

善相二字承上起下可見安頓大族
原在善相中善相之道子皮授意子
產賂邑之疑詳寫子太叔正見子皮所
不疑也觀後止子產奔而遂逐豐卷意
可知矣

于伯石懼而歸邑則卒與之干豐卷奔
而復歸則反其所入都是以柔克剛以
寬濟猛絕大作用然非養癰者所得藉
口也劉繼莊朱批

後漢馮衍傳注自恨以華盛時不
早自定至于垂自家貧身賤之日養
癰長疽

豐卷木與柏石為類偏不接連叙去却
將都鄙有章等隔斷先為末段伏筆然
後以忠儉泰後云云遙接前段作承上
起下之筆段落錯綜變化使人不知端
倪只是剪裁伸縮不使一直筆耳
若出裕筆起手便從都鄙有章云云說
入下以柏石豐卷對叙未嘗不整齊其
如末段對收之接連易板何矣從此悟
入可以得剪裁伸縮之犬凡
民不可慮始而可樂成於此可見文
未借與人之誦作斷結對束有精神
起處兩意一賓一主中兩意亦一賓一
主收處兩對亦一賓一主也章法未有
不相配者
孫執升曰大人忠儉者從而與之泰後
者因而斃之此即商鞅法行自貴近始

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言賂以邑四國何尤焉鄭書

有之鄭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先和大族而姑先

安大以待其所歸要其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終

也伯有既死使大史命伯石為卿辭大史退則請命

焉請大史復命之又辭如是二乃受策入拜子產是

以惡其為人也惡其使次己位畏其作亂子產使都

鄙有章國都及邊鄙車服上下有服公卿大夫田有

封洫封疆也廬井有伍廬舍也九夫為大人之忠儉

者謂卿大夫從而與之泰後者因而斃之因其有罪豐卷

將祭請田焉弗許田獵也卷卷卷卷日唯君用鮮鮮野

補正陸氏曰衆給而已衆給而已衆臣祭以子張怒子張退而

徵役名兵欲子產犇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

晉子產請其田里請於公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

其入焉田里所從政一年與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

褚之褚畜也奢侈者畏法故畜藏褚音主補正

成三年鄭賈人將寘兼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

孝伯語將神孫一團正經掃得冰冷其
意則偷而其詞甚鍊。一偷字照前後
兩偷字一樹字照中間兩樹字左氏最
是照應勻稱處細密有法。
末段敘事全伏于首段中及語季孫正
面反只一點極詳略之變。

起手提明一筆通體便寫他如何設謀
如何中計如何一網打盡而我師之勝

負不與焉中間看他只着我師問故四
字可以得賓主詳略之妙矣。

出奔者自出出羣公子者子眉出之句
法亦以一明一暗一順一逆為賓主交
換也。

作楚宮而與效夷言而死者將毋同

秦威六國往為倣其宮其後卒為六
國所滅此物此志也夫。

李廉曰襄五年季武專權肆欲城費
而私邑張作三軍而公室卑孔子曰祿
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大夫四世矣蓋
宣成以來已然而實成于襄公也。朱批

未足與也魯其懼哉。懦乃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

無偷朝不及夕將安用樹穆叔出而告人曰孟孫將

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而又甚焉。言朝不及夕又

與季孫語晉故。如與孟季孫不從及趙文子卒。在昭元年

晉公室卑政在侈家韓宣子為政不能圖諸侯魯不

堪晉求讒慝弘多是以有平丘之會。歸結季孫平丘會在昭十

如。孫意齊子尾害閔且嬰欲殺之。林公孫黃以嬰害使帥

師以伐陽州。陽州魯地我問師故。魯以師往問夏五月子

尾殺閔且嬰以說于我師。言伐魯者嬰所為也伐陽

工倭灑消竈孔虺賈寅出犇莒。四子嬰之黨出羣公

子。獨害閔且一人也難復羣公子起本。

公作楚宮。適楚好其宮穆叔曰大誓云民之所欲

天必從之。今尚書大誓亦無此文故諸儒疑之正

尚書二十八篇太常孔臧以為放二十八宿都不知

尚書有百篇及東晉元帝時豫章內史梅賾始獻孔

安國所註古文尚書乃有今泰誓文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

書乃有今泰誓文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

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

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

此等事亦與一描畫所謂作易知盜也。苟子不欲雖賞不竊實是作者附叙之旨。

以毀而卒春秋僅見一毀者卒而嘉容者立魯之不勝天也已。

此是兩頭斷中間叙法哀公失德穆叔細摘于前而君子又渾評于後以義為斷前實後虛叙事却安在中間又以叙為議皆用法活變處不可不知。

楚必死是宮也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叔仲帶竊其

拱壁拱壁公太壁以與御人納諸其懷而從取之由是得

罪得罪謂魯人薄之故

○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胡歸姓之國伏為季氏憂敬歸襄公妾次于季氏秋

九月癸巳卒毀也過哀毀瘠以致滅性

○已亥孟孝伯卒終穆叔言

○立敬歸之姊齊歸之子公子稠齊諡稠昭公名稠直由反穆

叔不欲曰天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立庶子則以年

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先人事後卜筮也義鈞謂賢等非適

嗣何必娣之子言子野非適嗣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感

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若果立之

必為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社

如故衰言其嬉戲無度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

是以知其不能終也為昭二十五年公孫於齊傳

○冬十月滕成公來會葬情而多涕情不敬也子

服惠伯曰滕君將死矣怠於其位而哀已甚兆於死

穆叔先言不必立次言不可立重在卜段以且字通下觀末段單結此意可見尤妙在生十九年仍照顧立長猶有童心仍照顧擇賢善抱不脫手法最細密也一議有兩層一賓一主叙亦有兩層一實一虛章法正相配

●義鈞義矣寺年而為言也

三易如故衰于不度中抽出說下文又于易衰外推廣說實處一點而虛處皆透虛處一點而實處皆圓只此二筆其妙應用不窮矣

嘉容童心相對寫嬉戲簡雋輕活議叙皆仙筆也

主人有嘉容而用客偏多涕反常之事使旁觀亦難為情矣

●斥。句會昌石切。大也。又他各切。揮。放縱也。充斥。當用揮斥義。

●卓然有守。目中不知有強大。陳氏

一篇語辯前難後解。妙在難中句句授人以解。解中却又句句藏得難在。是極有機鋒文字。

文伯語有兩層。前詳後略。子產語亦兩層。便前略後詳。文伯兩層各以吾子壞之。若皆毀之作駁難。子產便併作若又勿壞。一層作解釋章法蓋整而變也。盡壞節垣。晉責以寇盜莫戒。鄭只推以燥溼不時。其故只在留賓廢事。未知見時上故開手特書公薨之月。而以我喪未見伏一篇議論之根。見有刪去首句者。失其旨矣。

所矣。有死能無從乎。為昭三年。滕子卒傳。

○癸酉葬襄公。

○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

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

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修。寇盜充斥。無

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命吏人完客所館

也。高其閭閻。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

墻垣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

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為盟主。繕完葺牆。以

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何請命。

之命。士文伯字伯瑗。范氏之族。乃與宣子同名。或

以為疑。然魯有仲嬰齊。是莊公之孫。又有公孫嬰齊。

是文公之孫。仲于公孫為從祖。同時同名。鄭印段乃

公孫段從父。兄弟之子。且同時。謂之二子。若然則伯

瑗與宣子對曰。以敝邑褊小。介于大國。誅求無

逢執事之不閒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

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

三節

士文伯語語頓跌。敲擊人情入理。如遇一勅敵。未易旗鼓相當也。故末極嘆子產有辭。金聖嘆曰。前段文伯之悻悻。後段叔向之津津。俱是為極寫子產而說。完當作字。晉云。峻字彫牆。李氏刊誤。繕完葺牆。蓋繕之完之。葺之。牆之也。葺。覆屋也。牆。築垣也。非葺牆之謂也。子產語兩層。本以前一層為主。暴露重罪。不得不壞。已在言下。因他自誇盟主。便將他家極好。搗樣相形。使他動珠玉。在前之愧。前面極力鋪張。後面盡情奚落。末仍以重罪歸併到重敝邑之罪。作收煞。此兩意一結之法。若前不解。留則後自不免于複矣。兩不敢輸言兩難。以見環垣出于萬不

家火三傳

襄公

三

得已為一篇之警策

君之府實暗對冠盜說蓋冠盜上文所有故用暗點燥溼上文所無故用明點立此兩意後文兩番分應于反應則冠盜燥溼都用明說于正應則盜賊公行明應冠盜充斥天禍不戒暗應燥溼不時恰好每項都兩番明一番暗也呼應句密如此不知者方以予言為贅章

公諸本作宮

故發此雅以折晉人之威所謂馳詞執禮以當晉楚者是也 陳氏

義正而不阿辭強而不激自有一眼溫雅處嫻嫻動聽 李應廣 方文一絕

儲同人曰所以壞垣之故先對者極明而後稱文公以責之此立言之貴有序也 朱批

陳之不敢輸也薦陳猶獻見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溼之不時

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僑子產名

文公晉先視一筆宮室卑庫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

公寢庫廡繕修司空以時平易道路易治也庫音婢亦音卑坊

人以時填館公室坊人塗者填塗也諸侯賓至甸

設庭燎庭燎設火于庭燎力妙力造二反正義庭燎之差公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郊特牲

云庭燎之百由齊桓公侯伯子男皆三十郊特牲僕人巡宮巡宮行夜行下

始也鄭云僭天子矣孟反下巡行同車馬有所有所賓從有代代客巾車脂轄巾車主車之官巾

鋪排文公兩遍各展其物以上實說以下虛說看兩以時兩有字各字等散中有整却又排而能活詞意最瞻而密也

周禮居瞻視客隸人牧圉各瞻其事所當得百官之屬各展

其物展陳也謂羣官各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賓得速去

則事照我喪憂樂同之事則巡之巡行也林賓之憂樂晉

則巡其此二句補得圓足縱有不是亦當包容矣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舊患

言見遇如此寧當復有舊患邪無寧寧也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溼今銅

鞮之宮數里銅鞮音而諸侯舍于隸人舍如隸門不

容車而不可踰越門庭之內迫迫又有牆盜賊公行

而天禍不戒癘猶災也言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

歸到本題一段句句與文公事相反正句句與文伯語相對也机鋒絕人朱批以留實弗見為主前將此意寫在兩難上後將此意寫在兩難下轉換不複

天房臨川本及注疏作天地之天棟補注

●天之房氣猶周官司秋所謂天惠。陸附注

一路帶辨帶駁透快盡致而語亦太迫切矣。忽用岩華一鬆而以薦幣修垣輕輕掉尾極從檢伸縮之妙。而文境亦轉變不窮。凡文字必有歸宿以薦幣應未見修垣應環垣收拾完密首尾如一。此歸宿之要訣也。否則往而不返矣。●君子之謝過也以質趙文子有焉。其人品較高士句一等。陸深 万文一統

○唐云方轉出壞字。○正對何以共命。其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

問晉命已。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言鄭與魯亦有所止之宜。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妙說得無無推托。

之。若獲薦幣也。脩垣而行也。君之惠也。敢憚勤。也者妙絕。反命于。又云只二字寫出心服。

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晉君。信如子。產言。

而以隸人之垣以贏諸侯。贏受也。賈服王註皆讀為盈。盈是滿也。故皆訓為。

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加。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

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金云津津然不音口出。不但自免于罪。又。

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不消修垣而行。

○云自悔少時不學。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詩大雅言辭輯睦則民協同。辭說釋則民安定。莫猶定也。陸氏以夫字為下句首。今不從。又云詩人知之吾初不知焉。出津津然。

引詩讀不容口。極有神致。非此重重疊疊之詩。結不住一篇。反復復之文也。文字結句最要通體相稱。豈漫然引詩了事而已。鍾伯敬曰。左氏每于傳末作一斷案。而假托諸人言以為重。太史公傳贊。此意。

將朝則告。既往則告。甚矣其不憚煩也。許止非弒則書弒。今展輿實弒。反泛書莒人。傳解恐非聖經本旨。

重寫兩國人句為解經伏筆。坐疾奔齊本連上段作敘事結局之筆。却將齊出也。搭上作註釋。而又趨勢與展輿吳出。臺下作對仗。為明年奔吳張本。此等筆法。真如珠走盤。圓轉入妙。

●各曰云云。例不改經文。今此不曰密。

○鄭子皮使印段如楚。以適晉。告禮也。得事大國之禮。

○莒犁比公。生去疾。及展輿。犁比莒子密州之號。比音毗。去起呂反。既

立展輿。立以為世子。又廢之。犁比公虐。國人患之。十一月。

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弒之。乃立。展輿立。去疾奔齊。

齊出也。母齊女也。展輿吳出也。為明年。書曰莒人弒其君。

齊出也。展輿吳出也。書曰莒人弒其君。

州而曰買朱鉏者或恐注文適有買朱鉏字。諺混傳文畢致此不類乎。

孟子所謂其身不正則不行妻子者可以為鑑矣。然以秋逆罪既答於其父則不可以為訓也。經意必不然。蓋國人弑君。托以為展與意矣。故經云尔。

季子不立。數語可下。既有天啟一問。便應有非啟一答。但非啟季子。却如何落筆。妙手若天所啟。一轉從對面寫透。而正面自明。又不犯手也。此中極有匠巧。莫隨口念却。

●嗣君。蓋謂公子光耳。光本適嗣。宜立。國人以嗣君稱。而其矣名著。故為此言耳。傅氏。

從不立說到天啟。仍從天啟說到不立。有兩意。則通說復說。必用順逆往復為

買朱鉏。買朱鉏密。言罪之在也。罪在鉏也。傅始例申。明君臣書紙。今者父

子故復重明例。

○吳子使屈狐庸聘于晉。狐庸巫臣之子也。成通。七年適吳為行人。

也。通吳晉。趙文子問焉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延州來。邑名。並食二邑。故連言之。巢隕諸樊。五年。闞戾。

戴吳。在二十九年。天似啟之何如對曰。不立。是二王之命也。非啟季子也。若天所啟。其在。今嗣君乎。謂夷。

甚德而度。德言仁。度言智。林註。作德不失民。民。

未。德言仁。度言智。林註。作德不失民。民。

章法矣。

●大意明天之所啓。在此不在彼。末只一語。足為季子千古定案。讀之。但覺流轉而氣自蒼秀。孫執升。

此是兩截格。全重有禮。而所謂禮者。又全在辭令。故于起處點一辭字。後半極稱其辭令之善。結歸有禮。因一端而詳其全體。寫得極出色。有精神。

兩截文字。不出前案後斷。前叙後議。兩種。今此文上截。文子有禮之評。却為下截。總論張本。是以辭為案也。下截詳寫擇能之使。即是上截諸人實事。是以敘為議也。具此神變筆端。真有十二龍寶。

●凡世有文者。墨上有龍寶十二。陶家說餘事。龍寶墨。稱也。既以辭令為主。而行人逆客時却不載。

德。度不失事。審事。民親而事有序。其天所啓也。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言其三兄雖欲傳國與之。終不肯立。

十二月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文子北宮作。襄公獻公子。宋之盟故也。晉楚之從。過鄭印段廷勞于萊林如聘。禮而以勞辭。用聘禮而用郊勞之辭。文子入聘。報印。子羽為行人馮簡子與子大叔逆客。逆文。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

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

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

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

一語亦以此處載其辭令則後半從政一段鋪排文字反覺贅設而文格累墜運掉不靈矣此剪裁要着因思古人爲了自己文字章法刪削埋沒別人好文字不少若不能割愛一總堆入已文先不佳安能復命他人之文藉我而傳乎說苑政理篇作于大叔善決而文此訛爲美秀重補注

下段作兩番說一是平一是一是臨時都以子產作領前一層以馮簡太叔起後一層以馮簡太叔止應轉起處恰好上半篇陪一段下半篇陪一段禪謀配得絕無偏枯落墨輕重如經稱等唐錫周曰前文藏過子產後半忽然出現妙寫諸人能于太叔獨不用能字偏描出一幅畫像于禪謀又補出性情如

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詩大雅濯禮之於政如幾成習語此忽翻新可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林有禮以節其政如有濯以救其熱何患之有總一筆作提以下能一層使一層能字領此以上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其貌美其才秀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

善爲辭令禪謀能謀謀於野則獲得所謀於邑則否此才性之蔽林寬聞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則得喧囂則不得也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爲於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禪謀乘以適

甚又曰因女子有禮一語便縱筆寫到子產爲政偏細細將四子能事叙一段又細細將子產擇能而使爲一段幾命諸者忘其所以然然後一筆繳轉何等超卓行文之妙如乘驥驥按轡徐行忽然絕塵而奔便似不復可控制少焉輕三勒依然仍回舊路此種奇格實爲創見

事亦文章之變句也劉開侯曰記女子之言而併及子產爲政之事此篇以夫子斷語爲主前子產語句句有一忘私克己那家無怨道理在爲仁字伏案也凡作三層讀先正說次從正意說到比喻末又從比喻說到正意其實處處吾師處處吾藥與中間防川小決皆是以喻意爲正說一串寫來理醇

可謂之也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傳跡子產行事以明北宮文子之言鄭人游於鄉校以論執政論其然明謂子產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爲忠善則怨謗息朝直遷反不聞作威以防

鄭人游於鄉校鄉之學校以論執政論其然明謂子產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爲忠善則怨謗息朝直遷反不聞作威以防

詞警

遷也。補正

小次使道本對上大次傷入却又轉下聞而藥之兩不如以通為對筆法最圓然亦變調也

然明語只收應毀鄉校句故贊語只用虛說為夫子留地步否則贊而又贊非復即岐矣。又一正說一反說一極其效。是推其心信不信又相應必非隨手填綴者

與子路使子羔為實宰相似。董份。子皮欲使欲作纏綿帖肉之文。須千遍爛讀此文非貴其文辭貴其心地也。此文只是一片心地。金

此篇只學而後入政二句為大旨若就正意發揮亦自有一首絕大文字却偏

春秋左傳

怨欲毀鄉校。好折華。豈不遽止然猶防川。遠畏。大決所犯傷。懼也。

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道通。不如吾聞。與前如蔑之心如。

而藥之也。以為己。然明日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相酬。若然。

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惠。固。仁。之。見。端。

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仲尼以二十二年生於是十歲長而後聞。之。正義曰公穀皆以孔子襄二十一年。

生哀十六年卒為七十三史記世家以為襄二十二年生卒時七十二此註從史記也。金云此。

子皮欲使尹何為邑。大夫。子產曰少未知可否。何。私邑也。後吾家。

年。篇純作婉愛之詞。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愿謹善也。謂尹何。不叛也。劉炫云。令子。產不違吾意。得。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夫謂。使何為邑不必。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不能之病愈知治必速也。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多自。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此層只承上起下不與前後平說。照忠。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製裁也。厭於甲。大官。反又於輒反下同。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多。

將正語只于中間一見前後都用譬喻指點語語入理又語語入情不作一味板腐大話頭最是生新出色處開後人大題小做法門左氏真無妙不臻有奇必備者矣

操刀製錦射御三者正貼為邑作喻中間敢不盡言自是閒文趣便亦用一比方後半衣服心面兩項亦因前文用比遂通用比方以配之此文律之所以純而不雜也後人效之或又貪發正義好議論便終身埋不成錦耳

擅弓其為子卯也大矣之為之意先破愛字接連兩遍只一個比方次破學字前後兩遍用兩個比方學字主也使字只帶說不重或以三喻為分結愛使學三層者非

三書

春秋左傳

卷之九 襄公

三

不亦多乎。只用虛筆。縮住。若實說。完則上。復其傷實。多下。又不留。敗績。厭覆地。步矣。此頓挫之妙也。

其為美錦云云。言其視美錦重乎。視邑。狐白。據此說。為字去聲。文定。

此見子產之所以得政。全篇又似主腦在此。王維楨。万文一統。

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與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緊相呼應。上對為邑。下照吾家。此子產以謀國之餘。為子皮謀。乃所謂忠也。咀華云。今人混讀。便命子產一段。懶切意思。抹倒。子皮以為慮。從何着落。可為知言。

他日云云。插此一開。筆意乃曲。又將為鄭國先作一透。命結句。有根。字無泛設。

四喻。字字警快。末尤新雋。君房言語妙。天下恐未易到此。因論為邑之忠。遂委以治國之政。蓋于通篇又轉一境。作結也。真言有盡而意無窮矣。

心所謂謂。字恐為字訛。

此篇只是一首鋪排文字。首段切論。公問威儀。以下純用泛論。子有威儀者。說得透。而無威儀者。益明借賓形。王詳反略正之妙。至此文而暢極矣。切論有兩層。前一層。只說令尹不終後一層。乃指出所以不終者。由于無威儀。泛論亦一層。分解威儀。作提而下。從不臣。推言無人。不有威儀。以結之後。一層。舉文王作提。而下。從君子推言。無事。不有威儀。以結之。雖兩截文字。詳略

言官邑之重。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多於美錦。

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貫也。

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也。

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

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為鄭國。我為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

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為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為鄭國。

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

對僑聞。映製錦。慢易。微子之言。自知謀慮不足。謀其家。自今請雖吾家聽。

危字。收。割。傷。等。告。字。收。盡。言。

收人。政。收未能。傳言子產之治。乃子皮之力。

言語瞻視。行步不常。雖獲其志。不能

雖獲其志。不能

雖獲其志。不能

雖獲其志。不能

雖獲其志。不能

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

不同而片段固相配極整也。篇內凡三番引詩及書。前半篇兩層分點。後半篇于上層則以引証作煞于下層則以引証作起。章法最整而變通篇以合尹圍之威儀一句領起。以下凡寫十三威儀以應之。又是一首拈弄題字妙文也。引詩句句恰切。威儀古人德精巧在。

既曰見令尹圍之威儀。又曰令尹無威儀。驟不可解。讀至臣有臣之威儀。乃知其似君處正是他無威儀處。小人以奢僭為體。能多見其妄耳。是一則理學文字。漢書賈捐之傳捐之字君房。楊興曰。捐之下筆。言語妙天下。攝正如注。

●只把文王作個証左。而語語根切。真有識者談論。陳仁祖。方丈一絕。

●今書武成文。固作邦。

文王一段似涉寬衍。然無此便接不得。着末一段緊排文字。故先着寬衍以滯。蓄其勢而後乃縱其所如也。行文疎密相間。疾徐相生。正是章法入神處。非淺夫所得而彷彿也。已。孫執升。朱批。

起手分提中間。零應着末。總掉點水。不結句重煞。應上有威儀。又抱轉提句。井與令尹無威儀。緊照收拾完密。

唐錫周曰。將有威而可畏。謂之威。一十六字。折得粉碎。臨了只一掉。便覺二十

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此下當闕。則而象之四字。林註。不言則而象之。承上文也。欠明。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詩邶風棣棣。數也。此邶風刺衛頃公。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詩大雅。故曰衛風。棟本又作逮。唐云。忽從大處包攝威儀。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詩大雅。

其下畏而愛之。此下當闕。則而象之四字。林註。不言則而象之。承上文也。欠明。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詩邶風棣棣。數也。此邶風刺衛頃公。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詩大雅。

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詩邶風棣棣。數也。此邶風刺衛頃公。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詩大雅。

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詩邶風棣棣。數也。此邶風刺衛頃公。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詩大雅。

數也。此邶風刺衛頃公。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詩大雅。

故曰衛風。棟本又作逮。唐云。忽從大處包攝威儀。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詩大雅。

雅。攸所也。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攝佐也。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又云。先總應二句。奇。大雅。文王行事無所斟。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唯在則象上天。又云。又逐字分應奇。

於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為臣。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三句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蠻夷帥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為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

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為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

至今為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

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為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

至今為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

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為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

至今為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

六字。依然分拆不開。大奇。大奇。譬如水銀在盤。大珠小珠。零星。星如。某布。如星羅。少焉。合在一處。仍舊一塊。生成。天巧。耶。人工。耶。吾。烏。得。而。知。之。耶。此。忽。合。忽。分。忽。整。忽。散。離。奇。恣。肆。不。可。揣。倪。蓋。文章。本。無。定。態。只。怕。有。心。人。會。蒐。羅。耳。此。正。是。極。會。蒐。羅。之。文。也。

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十。句。似。乎。太。板。細。按。之。却。暗。將。畏。愛。則。象。滲。和。在。中。間。大。奇。大。奇。儀。二。字。寫。得。如。此。斟。酌。飽。滿。樂。音。洛。又。音。岳。

春秋左傳卷十九 終

左繡

周景王四年
鄭簡公二十五年
齊景公七年
宋平公三十五年
晉平公十七年
衛襄公三年
蔡灵公二年
曹武公十四年
滕成公三十五年
陳哀公二十八年
杞文公九年
薛
莒展興元年
邾悼公十五年

春秋經傳集解

宋林堯叟唐翁附註

晉杜 預元凱原本 唐陸元朗德明音釋

後學 馮李驊天閑增訂

昭公元年第二十一 公名禰襄公子。母齊歸。在位二十五年。遜于齊。在外八年。凡三十三年。薨于乾侯。謚法。威儀恭明日昭。

經 庚申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無傳 ○叔孫豹會晉趙武

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

許悼公六年

小邾 穆公十三年

楚邲 教四年

秦景公三十六年

吳夷昧二年

越始見經

凡取國邑者皆伐而取之魯乘昔亂而取邲取鄆猶盜賊乘人危迫而竊取其物也故不言伐而直曰取

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於虢

招實陳侯母弟不稱弟者義與莊二十五年公

子友同今讀舊書則楚當先晉而先書趙武者亦取宋盟貴武之信故尚之也衛在陳蔡上先至於會

○三月取鄆 不稱將帥將帥師少書取言易也○於是季孫宿伐莒取鄆則書法何以異

于宣十五年歸父伐邾彼猶公命也此專取邑而已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稱弟罪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無傳三同盟○栾秦伯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大鹵大原晉陽縣○大鹵如字又音泰穀梁傳云中

國曰大原夷狄曰大鹵

○秋莒去疾自齊入於莒 國逆而立之言齊無知弑其君後言齊小白入于齊前言莒人弑其君後言去疾入于莒則不與弑之辭也前言衛侯

入于夷儀後言衛甯喜弑其君前言齊陽生入于齊後言齊陳乞弑其君與弑之辭也辭有先後罪有大小故曰屬辭也

○莒展與出奔吳 弑君賊未會諸事春秋教也

叔弓帥師疆鄆田 春取鄆今正其封疆

○莒邾悼公 無傳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 楚以瘡疾赴故不書弑○楚圍弑邲教而自立改名處是

為靈 楚公子比出奔晉 書名

傳元年春楚公子圍聘於鄭且娶於公孫段氏伍舉

為介 伍舉椒舉 將入館 鄭人惡之 使行人

子羽與之言乃館於外 既聘將以眾逆 逆婦

入入城內也以館於外可知即下文二入字也 此文為盟號立傳却從逆婦叙起先為行僭作一引子正位只用讀舊書一筆點過讀舊書正楚圍行僭處因無可摹畫便輕輕一點備將他設服離衛滿座指指搖搖一派熱訊冷刺逐筆細描而行僭神情面目活見紙上行文如入山

陰道中應接不暇又不肯寂然便佳却將評論人者重又評論一番以開文作結猶起處以開事作引也首尾相配又其大凡矣

通篇作三段讀凡三點楚圍作眼且首段先點後敘中段先議後點末段先點後斷兩點在首一點在尾便是首段與中段分點在兩處而中段與末段連點在一處也只一順逆轉換之法而段落乃愈明

●委委棄也
號之會乃宋盟後又一大文也彼以文辭起故亦以賦詩結此以辭令起故亦以機鋒結彼以叔向作陪此以子羽作陪乃局法相準處宋盟合十四國大夫號盟合十二國大夫然彼點在前此點在後彼但記其至而各無一言此全略

其事而各列其說乃局法相錯處而而相較精彩各見也

子羽却眾逆自作一首妙文讀州舉說君說大夫說先君一正一反字字鄭重若論情理所執最長直令人無可解辯妙在竟將他包藏禍心一口喝破亦令他無可躲閃而于是一說諸侯說敵邑說豐氏一正一反以配之他文婉得妙此文又直得妙乃直而仍出之以曲則辭令之工無以復加已

●秦古乃反弓也垂者不弛弓也無恐弛字
中段乃會號正文也晉楚狎主齊盟宋既先楚此番理應先晉而圍輕輕一著不費半點氣力便爾長占先手此雖令尹之僭實趙孟之偷然楚先而晉仍先

春秋左傳

逆字結 子羽先作一引

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

請墮聽命欲於城外除地令尹命大宰伯州犂對曰

君辱貶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伯州犂亦先作一引此西人留于後文照應

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莊王圍之祖共王圍之父正義君尊不

主臣昏故若野賜之是委君貶於草莽也是寡大夫

不得列於諸卿也言不得從卿禮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

君蒙欺也告先君而來不得成禮將不得為寡君老

大臣稱老懼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

無罪恃實其罪恃大國而無備則是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

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

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言已失所恃則諸侯懲恨

以距君命壅塞反掉是放活法委則諸侯懲恨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

愛豐氏之祧祖廟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橐而入

許之正月乙未入逆而出遂會于號號鄭尋宋

之盟也朱盟在襄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

志於晉得志謂先欺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

晉則以信為本。數語實獲聖心。故左氏亦特詳載。趙一番議論為一篇之主。而并不復釋經。則兩篇各以避就為章法。讀者得之互見之表可也。此雖以全平因盟讀舊書文中。亦便句向將宋盟伴說。說到趙孟亦便將他從前相業伴說。此皆相題行文。移步換形。要訣不然。何處得有現成親切文字耶。
祁午以楚得志于晉為恥。作兩層說。趙孟以楚駕于晉為信。亦作兩層說。然祁午前一層說晉恥。後說子恥。詳趙孟却前一層說晉不害。詳而後說吾不患。略整中有變。不致不支。要之兩層雖截而實一申也。唐荆人 朱批

前後都以機警用事中。幅獨奏和平之音。最文家疎密相參。疾徐相赴。妙處此又以相錯為相配者矣。厥价人 朱批

三肅

春秋左傳

卷三

三

子弗戒懼。又如宋。子木之信。稱於諸侯。猶許

晉而駕焉。駕猶陵也。况不信之尤者乎。楚重得

志於晉。晉之恥也。子相晉國。以為盟主。於今七年矣。

襄二十五年。始為政。以春言。故云七年。正義曰。殷周雖改正朔。常以夏正為言。此春正月。故為七年。年

未醫和則云八年。按晉語及諸傳文。蓋晉自以夏正紀年也。再合諸侯。襄二十五

二十六年。三合大夫。襄二十七年。會于宋。三十

會澶淵。侯白狄朝晉。平秦亂。秦晉為成。城淳

于。襄二十九年。城杞。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讟

之淳于杞遷都。

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命名矣。而終

之以恥。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受

賜矣。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

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

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為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

穠是。穠。耘也。雖有饑饉。必有豐年。

以水旱息。必且吾聞之。能信不為人下。吾未能也。

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信也。信。賦。害人也。能

信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信也。信。賦。害人也。能

三肅

春秋左傳

卷三

四

禮約信曰誓。牲曰盟。視其割牲左耳。盛以珠盆。又取血。盛以玉斝。吞成而飲。血說畢。乃埋牲。

離猶禮記離立離生之離。而相麗也。附注

未段尤是一則花團錦簇文字。一路相接而下。字字針鋒相對。讀之心花怒生。

一段又分兩層。前一層又當分四節。以首三節為主。本是隱諷。却因州犁代他解說。下便從而直刺之。以州犁子羽兩解。兩駁為一節。次以國子說。到代二子。駁已無可進。便抽筆說轉反為他作。影筆末更說到毫無訛刺。文心有轉無竭。文境屢變。工非漫然。涉筆作游戲。

生活也。犬抵中間。犁子羽兩駁。兩緊。國子招齊一緊。兩駁前三人以尖穎起後二人以渾厚終。此自成片段。不容紛錯者。

蒲宮。楚君離宮。言令尹在國。已居君之宮。出有前戈。不亦可乎。服虔四字一句。若从杜注。則蒲宮句。

服虔云。代伯州犁憂王子圍。代子羽憂子皙。漢五行志引應劭解。与服同。陸是其說。今观杜注。偏於楚。而服兼言之。誠當。傳氏

為人則者不為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為患。楚合。

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於牲上而已。舊書水之盟書。

欲從舊書。加于牲上。不。晉人許之。三月甲辰盟。楚公。

子圍設服離衛。設君服。二人執戈。陳於前。以自衛。離。

衣服。則君服即二戈是。愚按當兼衣服。叔孫穆子。

儀衛而言。看次于州來篇。是何等服飾。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

禮國君行有二。蔡子家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公子。

會。特緝蒲為王殿屋屏蔽。以自殊異。言。楚伯州犁曰。

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聞諸大夫。譏之。故。鄭行人揮。

曰。假不反矣。言將遂。伯州犁曰。子姑憂子皙之欲背。

誕也。襄二十一年。鄭子皙殺伯有。背命。故誕將為。子羽。

曰。常璧猶在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子羽。行人揮當。

昭十三年。言弃疾有當璧之命。齊國子曰。吾代二子。

便篡位。不能自終。州犁亦尋為圍所殺。故言可。衛。

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二子樂矣。言以憂生事。

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何害。齊子。齊惡。言先知為備。雖有憂難。無所損害。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無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後一層又當分兩節。先提出子羽評論諸人是就前文提出中間一人作主首。叔孫次左師王鮒次子皮子家分明將前段首尾五人作類叙而另以陳衛齊三人作類叙也叙次錯綜而片段各不相紊是何等机杼。州碎子羽首尾照應而子羽又各多寫一層蓋此文以晉與楚對而首尾皆以鄭為論辭也密甚。

唐錫周曰前段州碎子羽一段往復如杖戟相撞無一毫放鬆入後如浮雲之

在空際極容與閒雅之致合來方成天地間至文選家摘錄前段知其領悟少也。妙批一部左傳皆作如是觀乃得

此篇本傳取事却歸重論楚圍住蓋叔孫首敗齊兵之盟罪在季武而以戮叔孫此便是楚圍處首段詳寫叔孫不以賂免全為中段議論張本而趙孟先盛稱魯使之不當後併極論齊盟之不必拘此不是出脫取耶之季孫乃所以殺楚圍在會一團驕亢之氣而稍除其虐也故末因賦詩自王併詳叔向

宋合左師曰大國令小國共吾知其而已命不能知其禍

晉樂王鮒曰小曼之卒章善矣吾從之小曼詩

卒章義取非唯暴虎馮河之可畏也不敬小人亦危殆王鮒從斯義故不敢譏議公子圍

羽謂子皮曰叔孫絞而婉反謂之美故曰婉

簡而禮無所減否故曰簡樂王鮒字而敬犯凶人所

以自愛敬子與子家持之子子皮子家蔡公孫歸皆保世

之主也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憂子招樂

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

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入誓曰民之所欲天

必從之逸書三大夫兆憂憂能無至乎開憂言以

知物其是之謂矣通身摠括陳招殺犬子國弱齊惡當身各無患

季武子伐莒取郟兵未加莒而郟服莒人告于會

楚告於晉曰尋盟未退尋盟兵而魯伐莒濱齊盟

請戮其使時叔孫豹在樂桓子相趙文子桓子樂

欲求貨於叔孫而為之請使請帶焉難指求貨故以帶為辭

一番訛評作收煞而以諸侯回應齊盟以虐滋甚向應請戮使首尾一綫論事則末段為餘波論文則末段為結穴讀者幸勿以鶴脰為長而截之也既為取軛作傳却不叙季武伐莒一事而叙莒人告會一邊事連類而及直叙到令尹自以為主一番議論文意益承前篇而來其不合而分者以此篇另成一種筆意也文首尾兩段中分兩段段段都用短峭句法而層層洗發意以覆而得曲詞以簡而得雋婉約風流循諷不倦通篇無筆不轉轉則不滯轉則不窮下筆枯直者亟奉此為換骨金丹

鮒好賄林注

起處口口尋盟清盟知此盟讀舊書而先晉為楚圍極得意之筆後文趙孟所

弗與梁其蹙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此一句起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此一句起是既之也何衛之為人者有牆以蔽惡也餘意

牆為二轉牆之隙壞誰之咎也三轉吾又甚焉四轉雖怨季孫魯國何罪五轉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六轉今遇此戮無所怨也七轉正義曰季孫非不使也上卿守國居多耳八轉然鮒也賄弗與不已九轉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福矣十轉

鮒示不相逆

以特特斯破而其賦詩自以為王亦即伏于此中也通體神脈貫注可想

叔孫語一連幾轉後却一面說一面色使一面裂帛又一面說寫來神致如生

趙孟語分兩段讀前段只論叔孫不當發後段并論取鄙不必問而末以去煩順結後段有善倒結前段友復曲暢近情切理至文也兩段各有六轉妙甚

前段又有兩層上一層免之以勸左右下以何患申說下一層免之以靖能者下以歸之申說兩兩對仗後段亦有兩層上一層泛論從取邑說到主盟下一層切論從主盟說到取邑兩兩迴環尤妙在前段解叔孫却以子之群吏比

先開後請安頓有法若併在下一層說則累贅矣

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謂言魯國何罪思難不越官

信也謂言叔出季處圖國忘死貞也謂不以貨免謀主三者義也

三者忠一轉有是四者又可戮乎并義乃請諸楚曰魯雖

有罪其執事不辟難執事謂叔孫畏威而敬命矣謂不敢辟戮

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若子之羣吏處不辟汚勞

事正義事之勞身若三轉出不逃難不荀其何患之有

患之所生汚而不治難而不守所由來也能是一者

又何患焉不靖其能其誰從之安靖賢能魯叔孫豹

左類
例後段解取耶却以之執事比例都
用對面翻轉看法而一安在上層一安
在下層恰作首尾似此章法豈幽莽者
所得夢見一二也

●汚煩攔也。詩葛覃。害汚害不之汚之
意。

●刈用照謂表旗猶表識。蓋以別封界
者。現此本論疆場何及貴賤乎。傳氏

●補正引竹昏紀年。

五轉

可謂能矣請免之以靖能者子會而赦有罪

賞其賢赦叔諸侯其誰不欣焉望楚而歸之視遠如

邇疆場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看。他。換。頭。起。調。法。以。提。筆。為。轉。筆。妙。甚。言。今。衰。世。疆。場。無。定。主。王伯

之令也言三王五伯引其封疆引。正。也。而樹之官樹。立。

也立官也。立。官。舉之表旗表。旗。以。而。著。之。制。令。為。諸。侯。作。制。度。法。令。使。不。

得相得。相。過則有刑猶不可壹於是乎虞有二苗三。苗。饗。發。放。三。

危危。者。夏有觀扈觀。國。今。頓。上。衛。縣。扈。在。始。平。鄆。縣。書。序。曰。啓。與。有。扈。戰。于。其。之。野。商有

姓邳二。國。商。諸。侯。邳。今。下。邳。縣。姓。西。典。西。禮。二。反。周有徐奄二。國。嬴。姓。書。序。曰。成。王。伐。

淮夷遂踐奄三。轉。自無令王諸侯逐進逐。猶。競。也。狎主齊盟其

又可壹乎疆。弱。無。常。故。更。主。盟。恤天舍小足以為盟主大。謂。篡。此。又。以。複。筆。為。轉。筆。尤。妙。看。

之焉。用。治。封。疆。之。削。何。國。幾。有。主。齊。盟。者。

誰能辯焉他。轉。說。轉。有。精。神。矣。范。石。文。朱。批。吳濮有纍楚之執事豈其願盟吳。在。東。濮。

在南今。建。寧。郡。南。莒之疆事楚勿與知諸侯無煩不

亦可乎為。一。揔。收。兩。段。莒魯爭鄆為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

無亢也為。一。揔。收。兩。段。去煩宥善莫不競勸子其圖之固請諸楚

楚人許之乃免叔孫令尹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大。明。

●纍。虧隙也。

●豹名使者。率不行賄。其後豹之子婦
拘于晉。范鞅求貨。率不與。真世德也。

楊維斗

末段亦有六轉奇絕。疆不義也不義
而疆必以為道道以淫虐顛倒曲折較

三轉

宋火三傳

卷二 昭公

八

前兩段用轉法同而筆更與刻真有轉無竭也

●大明之首章云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披四方

首段以請帶起與帶結中段以乃請諸楚起固請諸楚結末段以自以為王雖可不終起必以為道弗可久已結皆自成片段處

詩大雅首章言文王明明照於下故能赫赫盛

於上令尹意在首章故特稱首章以自光大趙孟

賦小宛之二章小宛詩小雅二章取其各敬爾儀天命不又言天命一去不可復還以戒

尹事畢趙孟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為王矣何如問將能成

對曰王弱令尹彊其可哉言可成雖可不終趙孟曰

何故對曰彊以克弱而安之彊不義也安於勝君是彊而不義

不義而彊其斃必速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彊不

義也詩小雅褒姒周幽王后幽王惑焉而行不義遂至滅亡言雖赫赫盛彊不義足以滅之令

尹為王必求諸侯晉少孺矣孺弱也諸侯將往若獲諸

孫執升曰有叔孫穆子之必不行賄自有趙文子之固請于楚後人既薄于自待又薄待天下人謂非貨難免也噫未批

此篇當與垂隴之享參看前文七子賦詩趙孟每賦一答極其整齊此則穆叔子皮四賦兩答極其參差又前文于賦詩前亦先作一領而于後添出許多評論此于前亦先作一引而于後亦添一番閒情左氏妙文于相準而相錯處尤見其變化之精未批

三書

侯其虐滋甚滋益也民弗堪也將何以終夫以彊取取不以不義而克必以為道以不義為道道以淫虐弗可久已矣
為十三年楚弑靈王傳
夏四月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於鄭會罷鄭伯兼享之子皮戒趙孟戒享禮終趙孟賦瓠葉受所戒禮瓠葉兔首猶與賓客享之瓠戶故反子皮遂戒穆叔且告之告以趙孟穆叔曰趙孟欲一獻瓠葉詩物而以獻酬賦瓠葉子其從之子皮曰敢乎言不敢穆叔曰夫知欲一獻

春秋左傳

卷之昭公

九

中段分三節。前二節穆叔子皮分賦。而說詩則賓主對舉。後一節穆叔子皮及曹大夫同拜。而舉爵則兩意。襲承似前。偶後奇筆。法末段以空筆收結。通篇于諸掉尾中。特為醞藉無窮也。

人之所欲也。又何不敢。夫人。趙孟。及享具五獻之邊豆於

幕下。朝聘之制。大國之卿五獻。按雖次國之卿。依大國大夫之制。猶當三獻。而趙武欲一獻者。攝

謙之辭耳。趙孟辭。趙孟自以今非聘鄭。故辭五獻。私於子產。私語。曰武請於

冢宰矣。冢宰。子皮。請謂賦。狐棄。乃用一獻。趙孟為客禮終乃宴。

卿會公侯。享宴皆折俎。不體薦。穆叔賦鵲巢。鵲巢詩。召南。言鵲有巢而鳩居之。喻晉君有國。

趙孟治之。趙孟曰。武不堪也。又賦采芣。亦詩。召南。義取繁菜。薄物。可以薦公。

侯享其信。不即從。繁字。生情。斷章得妙。曰小國為繁。大國省檜。而用之。其何實

非命。穆叔言小國微薄。猶繁菜。大國能省愛。子皮賦用之。而不棄。則何敢不從命。稽愛也。

●稽愛同。

舉爵節于賦詩外。又換一語頭。想見古人觸處風雅。小國句承前節。免戾句承後節。以一筆縮兩層。句密極矣。王或庵曰。一幅鄭宴趙孟圖。人人聲音笑貌。俱繪出寫生妙手。此此一宴也。雍容和樂。猶見三代遺風。過此趙孟。卒而晉日衰。韓宣聘鄭。而後無復有循典禮。修宴好者矣。陵夷至于戰國。三代遺風掃地。而後世遂不可復見。嗚呼。吾不復此。豈特趙孟一時之嘆哉。千古同慨矣。

野有死麕之卒章。

野有死麕詩。召南。卒章曰。舒而脫脫兮。無感我悅兮。無使龍也吠。脫

脫安徐。悅佩巾。義取君子徐以禮來。無使我失節。而使狗驚吠。喻趙孟以義撫諸侯。無以非禮相加陵。

脫吐外反。補正。趙子常曰。老喻楚諸侯。惡楚圍。欲趙孟安徐馴擾之。趙孟賦常棣。常

詩小雅。取其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言欲親兄弟之國。且曰吾兄弟比以安。危也。

可使無吠。受子皮。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與拜。皆兄弟

國興。隨行。逐隊而已。不學之可憐。如此。兒爵所以罰起也。舉兒爵曰。小國賴子知免於戾矣。不敬言小國

蒙趙孟德比以安。飲酒樂。趙孟出曰。吾不復此矣。不復

自知免此罰戮。成詩誠見此

此傳爲此冬趙孟卒起本劉子前贊後
訊却以趙孟語爲主看其以前二句承
上後二句起下著筆不多而通篇轉捩
在焉平平叙述文字無處無結構也

●玄端之衣委貌之冠

前段極贊禹功諷趙孟遠績正是極善
而奉語看其從禹牽到吾從吾卸到子
又從子挽到禹字字圓潤筆意最曲而
賤

●儕等輩也說儕猶輩類鄭玄

後段論常格趙孟不復年句當作提喝
諺語當作斷結今偏倒轉用即不然以
不復年句接其趙孟之謂後使飲祀即
事分頂神怒民叛一片說去今偏橫插
于中使連處忽斷盡而復起其于法真
神而明之矣

下文見景生情即一稱

○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穎館於維汭

美亦不作寬套語金宜庭朱批
穎水出陽城縣維汭在河
南鞏縣南水曲流爲汭

○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

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弁冕冠也端委禮衣言今得其服冠冕有國家者皆由禹之力

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勸趙孟使對曰老夫

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

言欲苟免目前不能念長久正義儕等

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劉子歸以其趙

孟之謂乎爲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

女言其自比於賤人棄神人矣民爲神主不恤神怒

民叛何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言將死不神怒不歆

其祀民叛不卽其事祀事不從又何以年爲此冬趙

叔孫歸號會會天御季孫以勞之且及日中不出

恨季孫伐莒曾天謂曾阜曰且及日中吾知

罪矣魯以相忍爲國也忍其外不忍其內焉用之欲

楚戮是忍其外日中對且及日中二句阜曰數月於外言叔孫勞役

孫執升曰遠績禹功劉子勉趙孟以勤
勞王事也朝不謀夕語誠髦荒蕪度歷
事四朝半葉猶憂儲嗣純仁年踰七十
遺表勸帝清心大臣心事如此彼趙孟
者何以得年朱批
俞選自正月會號至館于維汭爲一篇
云晉楚兩卿迥乎不同一是輕浮少年
飛揚跋扈一是休囚餘氣安靜曲謹故
老知耄及疆不義也是兩人定評不終
不年是兩人結局左氏叙令尹一段卽
叙趙孟一段兩兩相形情狀各露評亦
佳

天語先單後對。阜語便先對後單。欲贏惡。本對上相恐為國。却又與下指楹。不去相映成趣。似此用筆。安有一字粗率。不歸雅鍊者。

此篇是先案後斷。先叙後議體。但斷處却于案似屬偏枯。未段議論又係旁及。乃其妙正于偏處。見全神于旁。筆見正旨。此等筆意。不望後人讀而知之。又安有臨摹而得之者耶。只起手兩語。兩人曲直了然。子產之唯所欲與。明知犯之。欲與楚也。即請使女擇亦明知。妹之順于南也。至既適于南。

說文索 或作表 枝曲

黑亦可以已矣。而囊審以圖。見傷于逐。乃其所也。子產反以為直。鈞幼罪數而放之。殊屬不平。却不知正是欲擒故縱。先輕後重之法。觀于太叔之咨。微示權宜之意。太叔亦以國政推服。絕無後言。至戶黑于周氏之衢。而子南之獄平矣。通篇當以子產為主。一則曰國無政。再則曰國之大節。試問黑其能勝于楚乎。太叔曰彼國政也。正與明應。而一則曰夫豈不愛再。則曰何有諸游。試問黑其能逃于楚乎。蓋雖放子南。實為殺公孫。黑伏案所當會意于言表者耳。前段描寫生動。却語語伏線。藏針中。段定罪分明。却語語雙關。二意末段局外閑談。却語語敲側。擊著筆此處。注意彼處。作者真揮手揮目。送之樂也。朱俞此

左肅

且於是庸何傷。質而欲贏。而惡躑乎。對相恐為國四句。言譬如商賈求贏利者不得惡。諛鄙之聲。正義言已伐。阜謂叔孫曰。可以出矣。叔孫求利不得。惡日中不出。孫指楹曰。雖惡是其可去乎。乃出見之。楹柱也。以喻。屋有柱。曾季孫猶。

鄭徐吾犯之妹美。犯鄭大夫。公孫楚聘之矣。穆公孫。愛書已具。會雁也。納。孫黑又使強委禽焉。採用雁。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請於二子。請使女擇焉。皆許之。子皙盛飾入布幣而出。布陳贅幣。子皙公孫黑。

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趨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皙信美矣。抑子南夫也。黑死于此矣。抑揚妙絕。香口如生。言文。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南氏。正義曰。夫如夫道。當剛。子皙怒既而囊審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道。子皙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也。經下二語是權。先聘子南直也。子南用戈。子皙直也。乃者不得已之辭。子產力未能討。故鈞其事。歸罪于楚。乃執子南而數之。曰。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好之。好犯。

春秋左傳

卷下 昭公

七

目送飛鴻。手彈五弦。秘康

子產此段殊為偏頗。蓋子南固于國紀。若子皆欲奪人之妻。獨非于紀乎。異日者。子皆驕恣。遂謀作亂。此定登之。張天如

游楚之兄公孫尊

君日數句。字字輕活。只此見其安頓處。劇有妙用。深心。

將行于南。劍補得妙。若併寫在鄭放游楚之前。不惟賓主夾雜。運掉亦累。墜不靈。文字只一直帳矣。裁作兩層。命讀者悠然不盡。且為明年殺公孫黑起本也。此法處處皆然。偶于此文拈出。周公一証。妙絕。便已明明道破。一個該

蔡一個該殺矣。結句現身說法。尤極指點之巧。作者亦借以收拾起處。所謂貌偏而神全者。乃於此文得之。

此篇一頭兩脚。格鐵車千乘。鍼之罪也。乃曰罪秦伯。下兩段一叙其知過之善。一併叙其知人之明。隱隱見得君子無罪。便都為罪秦伯。下註脚矣。此作者之微旨。鍼之奔晉。由于懼選。懼選由于多車。故兩段又以前段為主。于享晉侯極寫其奢。當正見其寵如二君處。然以懼選而來。亦將知過而歸。後段君子歸。即承前段說。落以懼選而來。亦將待五而歸。

畏君之威。聽其政。尊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

為國也。今君在國。女用兵焉。不畏威也。好國之紀不

聽政也。子皆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

不尊貴也。幼而不忌。不事長也。兵其從兄。不養

親也。君曰。余不女忍。殺宥女。以遠勉。速行乎。無重而

罪。五月庚辰。鄭放游楚於吳。將行于南。子產咨於大

叔。大叔游楚。大叔曰。吉不能九身焉。能九宗。彼

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

公殺管叔而蔡蔡叔。蔡放也。蔡蔡上素葛。夫豈不

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年鄭

殺公孫黑。傳。夫音扶。正義夫謂周公也。

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后子秦桓公子景。公母弟鍼也。其權

兩君其母曰弗去懼選。選數也。恐景公。突卯鍼適晉

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罪失

后子享晉侯。造舟于河。造舟為梁。通秦晉之道。造七報反。李巡

爾雅註比其十里舍車。一舍八乘為。自雍及絳。雍絳

船而渡也。八反之備。相去

未仍以子論趙孟結以後之不敢玩
歲日合前之知過令圖雖多車亦免
于罪矣文字逐層生出而其意則前後
一綫非粗心所得漫讀也

看來首段正寫多車次段回應懼選本
事已畢秦君何如以下只是餘文然從
此引出結處知入之明以抱轉前文知
過之善通篇益以三點后子為眼目
兩點在首一點在尾亦前偶後奇章法
如秦秦伯失親親之道四俱皆罪之
家氏敘翁以為無厭誠益懼選而奔非
無罪也二說相兼其義乃備 朱批

千里用車 歸取酬幣 備九獻之儀始禮自齊其
八百乘 歸取酬幣 故續送其八酬酒幣 終事

八反 每十里以八乘車各以次載幣相授而還不徑
至故言八反千里用車八百乘其二百乘以自

隨故言千乘傳言秦鍼之出極 司馬侯問焉日子之
本言以成禮欲盡敬於所赴 西人。爽。直。可。愛。

車盡於此而已乎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
以得見 言已坐車 女叔齊以告公 叔齊司馬侯 且曰

秦公子必歸臣聞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
所贊也后子見趙孟趙孟曰吾子其曷歸 問何時 對

曰鍼懼選於寡君是以此將待嗣君趙孟曰秦君

何如對曰無道趙孟曰亡乎對曰何為一世無道國
未艾也 艾魚廢反 國於天地有與立焉 言欲輔助之
言其先世必有 不數世淫弗能斃也趙孟曰天乎對
曰有焉趙孟曰其幾何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
和熟天贊之也 贊佐 鮮不五稔 鮮少也少尚當歷五
言少有不至 趙孟視蔭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
于五年者 趙孟視蔭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
景也趙孟意衰以日景自喻故言朝 后子出而告人
夕不相及誰能待五 蔭於金反 此評趙孟而懼
曰趙孟將死矣主民翫歲而愒日 翫皆貪也愒
苦蓋反 正字通

前後以必歸曷歸為承接以兩天贊兩
待字為映帶以知過既得為對照以令
圖將死為互斷 齊執升云知彼知已
蓋兩得之得此文之要矣

鮮有五稔 注言少亦有五年 扒白
鮮不為則之矣語固多獨於此句為
少尚之義甚竟不例宜說微鮮不及五
年者是乃以天贊之也
翫或作悅玩弄也說又狎也愒
趙孟

問 答 都 以 兩 字 三 字 承 接 只 一 葡 鍊 法 合 通

依 相 稱 也 艾 絕 也 葡 語 精 語 言 欲 輔 助 之 者 多 補 正

言 其 先 世 必 有 不 數 世 淫 弗 能 斃 也 趙 孟 曰 天 乎 對

曰 有 焉 趙 孟 曰 其 幾 何 對 曰 鍼 聞 之 國 無 道 而 年 穀

和 熟 天 贊 之 也 贊 佐 鮮 不 五 稔 鮮 少 也 少 尚 當 歷 五

言 少 有 不 至 趙 孟 視 蔭 曰 朝 夕 不 相 及 誰 能 待 五

于 五 年 者 趙 孟 視 蔭 曰 朝 夕 不 相 及 誰 能 待 五

景 也 趙 孟 意 衰 以 日 景 自 喻 故 言 朝 后 子 出 而 告 人

夕 不 相 及 誰 能 待 五 蔭 於 金 反 此 評 趙 孟 而 懼
曰 趙 孟 將 死 矣 主 民 翫 歲 而 愒 日 翫 皆 貪 也 愒
苦 蓋 反 正 字 通

其與幾何。倒句法。下皆全。

摠為明年殺公孫黑張本以子產弗討。句為主。只一欲擒先縱法。特作不了語。而後文隱隱動搖矣。妙筆。

第一層公盟。只是陪起第二層私盟。故前只渾說大夫。後乃詳叙六卿為七子。作地知其一字不亂下也。

實薰隧。憑空著註。可謂來歲收糧。隔年下種者矣。

●崇之為言尊也。崇尚也。率也。率乘隨地異用。今崇其率之適用也。

此先提後叙格。開手提一敗字。卒字下作兩層註。脚先寫崇卒。倒煞大敗。乃以逆提順應為章法也。左氏直開後人無數法門。

五乘為三伍為五。陳以相離。本一氣說。下却將荀吳變入。不肯即卒。事插入便令情事不直。此橫雲斷嶺法。左氏慣用之筆也。

上半叙謀。下半叙事。連寫兩克字。兩干字。三為字。四之字。作章法。字字寫得變動。踴躍筆下。似有五花八門之奇極。為崇卒描畫字色。叙戰短篇。合前表戎敗制等讀之。乃見左氏出奇無窮處。王或菴曰。為五陳至誘之。陳法也。未陳而薄之。戰法也。舍車為徒。蓋以險阨不利于車。乃兩伍專參皆卒。而偏仍以車。蓋以偏為誘。欲致之專參之間。而夾攻之。此陳法也。予嘗謂千古以兵法兼文字者。唯孫子。以文章兼兵法者。唯左氏。觀此種便知。

音擊。按玩。其與幾何。言不即前所云偷也。其與幾何。能久。

○鄭為游楚亂故。六月丁巳。鄭伯及其大夫盟。

于公孫段氏罕虎。公孫僑。公孫段。印段。游吉。駟帶。私

盟于闔門之外。實薰隧。闔門。鄭城門。薰隧。門外道名。實之者。為明年子產數子督

罪。稱薰隧。公孫黑強與于盟。使大史書其名。且曰七

子。自欲同于六。子產弗討。子督強討。之恐亂國。

○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大原。無終。山戎。崇

卒也。崇聚。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地險不便車。

以什其車必克。更增十人以當一。困諸阨又克。困於

阨道。今去車。故為必克。以二伍當一。請皆卒。去車

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魏舒先自毀其屬車為步

法。五乘為三伍。乘車者。車三人。五乘。十五人。今改。荀

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魏舒輒斬之。荀吳。為五

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

前拒。于用眾。制此五陳。不相聯屬。易于進退也。以誘

之翟人笑之。失常。未陳而薄之大敗之。傳言荀吳

經分三項。傳寫成一片。却以中一項為主。看其提主叙入。而帶叙去疾。捕叙疆田。末單以弃人斷莒。展簡淨處。字字有法。
●趙恒曰。此費軍用率之始。司馬法。五十乘為兩。百二十乘為伍。八十一乘為專。二十九乘為參。二十五乘為偏。皆準車數多少為名。今虽用率。猶襲車陣之名。此古布陣之法。朱批。
一斷。一宕。引詩一証。順逆有法。而用筆特輕。

●周頌烈文篇。毛傳。競疆也。箋云。無疆乎。維得矣。人也。得矣。人。則國家疆矣。

此篇是兩對格。上半問疾起。博物重賄。結下半視疾起。良醫厚禮。結又各後半。

都有出後一番餘文。遙遙相對。此篇法最明整者。或乃分而二之。辜負作者。豈淺鮮哉。
鄭僑不但博于神道。尤博于入道。秦和不祖。良于醫疾。且良于醫國。篇中名理。精言。間見層出。兩對。工力悉敵。合為宇宙不磨之文。

上半又分兩層。前層兩神平對。後層兩生疾平對。中著一段承上起下。作轉。振。下半亦分兩層。前層言不節生疾。後層言不時生疾。中亦用三句束上。生下。作轉。振。而上半前後各對。下半前後遙對。上半無起無結。下半有起有結。此又整齊中有參差。整齊則局不換參差。則局不板。謀篇之盡善者也。

○莒展與立而奪羣公子。秩公子名去疾于齊。秋。齊

公子鉏納去疾。齊雖納去疾。莒人先召之。故從國逆。例書入去疾。奔齊。在襄三十一年。

展興奔吳。吳外。叔弓帥師疆鄆田。因莒亂也。此春。取。鄆。今正。

其疆。於是莒務婁督胡及公子滅明。以大厯與常儀

靡奔齊。三子。展與黨。大厯常儀。靡莒二邑。務。如字。又音謀。一音無。務音茂。一音謀。君子

曰。莒展之不立棄人也夫。奪羣公子。秩是弃人。人可棄乎。詩曰。

無競惟人善矣。詩周頌。言惟得人。則國家疆。

○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

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為祟。史莫之知。

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一子。伯曰。閼伯。

季曰。實沈。高辛。帝嚳。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曠林。地闕。能。如字。又奴代反。

日尋于戈。以相征討。尋。用也。后帝不臧。后帝。堯也。臧。善也。遷閼

伯于商丘。主辰。商丘。宋地。主祀辰星。辰。大火也。商人是因故辰為商

星。商人。湯先。相土。封商丘。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大夏。今晉。因閼伯故國。祀辰星。

陽縣。參音森。正義引括地志。大夏。今并州。晉陽及汾絳等州。是。唐人。是因以服事。

夏商。唐人。若劉累之等。累。遷魯縣。此在大夏。其季世曰。唐叔虞。唐人之。季世其。

兩神對叙一則略賓詳主一則有主無賓伸縮變換有法蓋文格如大陣包小陣大陣既方其外則小陣不可不圓其內矣當世必有以整齊病僕者作此語以解之

●王恣菴曰。各二神原委井然皆屬于晉。其為晉崇無疑矣。孰知是空中幻影。朱批

左

君曰叔虞

正義曰

此叔虞即唐人之末君下帝命

君曰叔虞。正義曰。此叔虞即唐人之末君。下帝命。邑姜之子。將以唐國與之。取唐君之名以為名耳。

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邑姜武王后齊大公之女。懷胎為震大叔。成王之弟叔虞。

○震本又作娠之慎反。又音申。說文女妊身動也。夢帝謂已。余命而子曰虞。

帝天取唐君之名。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

故參為晉星。叔虞封唐是為晉侯。史記叔虞封唐侯子熒父改為晉侯。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

生允格臺駘。金天氏帝少皞裔遠也。玄冥水官。昧為水官之長。臺駘能業其

●洮他乃以音洩水出臨洮入河。

此段結上轉下。先將不及君身。虛插一句。而以兩祭之撤法上文。及跌落君身。却又帶山川星辰一筆。牽上掛下。圓密之極。雖是轉下。其實用纏綿之筆。收束上兩節也。看他對寫得筆筆有精神。一叙用參差。結用整齊。方圓之變。其妙無窮。唐荆川朱批

●歸震川曰。辨駁明確。快利如鋒。下方就君身而正言之。朱批

官。纂昧之業。宜汾洮。宜猶通也。汾洮二水名。障大澤。障障之。以處大原。

大原。晉陽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帝顓頊。沈姒蓀黃實。臺駘之所居。今晉主汾而滅之矣。滅四國。由是觀之。

守其祀。四國臺駘之後。今晉主汾而滅之矣。滅四國。由是觀之。

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

早癘疫之災。於是乎祭之。有水旱之災。則祭祭山川之神。若臺駘者。周禮四日。

祭祭為營。營用幣。以祈福祥。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

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祭之。星辰之神。若君身則亦出。

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為焉。言實沈臺

左

春秋左傳

卷二十昭公

七

兩生疾對說。一則以不節而壹。一則以不省而盡。然壹字用正點。省字用反點。亦以圓運旁之法也。兩觀之。倒煞兩聞之。順領處處。整中有變妙甚。下半篇又以一聞之。應上兩聞之。皆相錯而相配者。

●孫執升曰。晉君臣亦惑于鬼神耳。子產乃言四時占娶同姓。似与其疾無關。且以破庸俗之惑。而戒其淫佚治其身。以及其國。真百倍于鍼砭藥石也。朱批

駘不為。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君疾。問。問可。夕以脩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問。問可。念所。施。

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血氣集滯而體羸露。湫子小反。茲心不爽而昏亂。一音秋。服云。著也。底。丁禮反。止也。

百度。茲此也。爽。明也。百度。百事之節。今無乃壹之。四。茲字連上文。作斯字解。方明。

時。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也。殖。長也。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同姓之相與先美矣。君

子是以惡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

者古之所慎也。壹四時。取同姓。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辨別。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同姓姬。其無乃是也乎。

若由是二者。弗可為也已。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據異姓。去同姓。故言叔向曰。善哉。胥未之聞也。此皆然矣。叔向。向。送叔。叔向聞鄭

故焉。且問子皙對曰。其與幾何。言將敗不久。與如卑上。助。無禮而好陵人。怙富而卑其上。弗能久矣。明

年鄭殺公。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孫黑傳。

附此一筆。乍看極似閉文。却不料乃為後半良臣一番閉論相配地步。故各以出字作眼。左氏抱無浪費相墨者。其字。拗。則平。聲。倒。句。全。上。

上下雖各分兩對。其實下半篇兩對。即承上半篇後一對而來。不節。順。跟。省。字。不。時。倒。跟。壹。字。故。君。身。一。番。重。論。乃。一。篇。之。主。而。又。以。先。王。之。樂。天。有。六。氣。兩。

大議論以應之。此文之體分而意串者

上半篇以弗可為也。已終下半篇便以疾不可為也起。此作者明以上下聯絡告我後人分之為一合之為一矣。

不詳不節。雖對說而不詳。又由于不節。故先極論近女不節之疾。而不時之疾。因之矣。此亦體對而意通者。與通體同一章法也。

容許容之。又五降之後。猗可以彈。然煩手淫聲。不容彈者。非中聲也。

愉他刀反悅也。句譽。

愉也。玩慢也。湯諾無即愉淫。

聖埋。埋同塞也。然埋淫古句通用。則宜及湯諾字面為穩妥。但與淫聲相犯似不妨。

不效。

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

謂近女室。疾如蠱。蠱感。非鬼非食感以喪志。感女色。而失志。

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將死而不為天所祐。良臣不匡救君過故。公曰：女不

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

節。五聲之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

彈矣。此謂先王之樂得中聲。聲成五降而息也。降罷退。劉炫云：罷退者五聲一周聲下而息前聲。罷退以待後聲。

於是有煩手淫聲。悖埋心耳。乃忘平

和。君子弗聽也。五降而不息。則雜聲並奏。所謂鄭衛之聲。悖吐刀反。補正傅氏曰：五

儲同人曰：鄭聲是中聲以降者。故季子曰：其細已甚。降下也。屢降愈細。故不容彈。林注似非。朱批。

三句求上生下。與前中段相配。儀節承上。悖心起下。悖心上。文虛說而實病。則在下。文也。近琴瑟由樂說到女。雙關二意。巧甚。朱批。儀則琴瑟之有音節也。

聲以黃鍾為宮。然還相為宮。則其餘十一律皆可為宮。官必為君。而不可下于臣。商必為臣。而不可上于君。角民徵事。羽物。皆以次降殺。其有過中者。不用正聲。而以平聲應之。是為五降。五降得其節。則八音克諧。而可彈。五降而後非復正聲。則鄭衛之音。君子弗聽矣。物亦如之。言百事皆如樂。不可失節。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煩不捨。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悖心也。為心之節儀。使動不過度。天有六氣。謂陰陽風雨晦明也。降生五味。謂金味辛。木味酸。水味鹹。火味苦。土味甘。皆由陰陽風雨而生。發為五色。辛色白。酸色青。鹹色黑。苦色赤。甘色黃。發見也。徵為五聲。白聲商。青聲角。黑聲羽。赤聲徵。黃聲宮。淫生六疾。淫過也。滋味聲色所徵驗也。以養入。然過則生害。六氣曰陰

生疾上文凡三見都只空說至此方指出何等疾來極虛實步驟之妙

熱應陽感應陰蠱應提筆內字當貼上心疾說心主也

煩與節對淫與時對猶上半篇之以節對蠱首對蠱也字字細密

前提句原只兩層近安如蠱是正意良臣將死是餘意今正意已畢應及旁意

陽風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六氣之化分而序之則成四時

得五行過則為蓄陰淫寒疾寒過則為冷陽淫熱疾熱過則喘

渴風淫末疾未四肢也風為緩急雨淫腹疾雨淫之氣為洩注晦淫惑

疾晦夜也為寢寢過節則心惑亂明淫心疾明晝也思慮煩多心勞生疾女陽物

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女常隨男故言陽物家道常在夜故言晦

時林以其陽淫故生內熱之疾以其晦淫故生惑蠱之疾補正曰女陰也陰中有陽其物屬火故為

陽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曰誰關心要問

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於今八年晉國無

亂諸侯無關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

任其大節有萬禍興而無改焉此疾又豈醫書所有改改行以救節必受其咎今

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

能禦吾是以云也云主將死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

亂之所生也言逆耳東此西拽之神溺沈沒於嗜欲於文皿蟲為蠱文字也皿器也器受蟲害者為

穀之飛亦為蠱穀久積則變為飛蟲名曰蠱在周易女惑男風

落山謂之蠱巽下艮上蠱巽為長女為風艮為少男為山少男而說長女非匹故

惑山木得皆同物也物猶類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

見又言外微旨也

論疾趙孟只贊良醫亦不理會良臣一

直起直收整整相對又一大格而上半

絕世文情于此可見不博物亦不可

孫執升曰首段作綱以下逐句分疏數
統乎理技進乎道搜抉鬼神包羅天地
保國保身無所不有文至左氏乃為真
博乃為真奇

此篇傳楚子巢卒及公子比奔晉事以
楚圍弒君為主子干奔晉不過帶叙不
平重也首尾以子產料事之明作起結
蓋于起則為本事作引于結又為後事
起本而文之結構因之摠為楚圍寫生
通篇隨伏隨應隨隨伏佈置極密線
索極靈

●冲案國執慶封其弒君之罪於軍
中則弒慶之跡當日必秘而以偽赴故
魯史亦承赴而吞之春秋因而不革也
与髮頭之昏卒同又胡偵所云失經旨
矣朱批

起處子產只三四語而通篇之脈皆伏
將行大事先除二子其伏弒王及奔晉
殺穆不必言禍不及鄭不但伏聘鄭赴
鄭直併結處吾往無日不數年未能也
一齊擊起似此手法彼尋行數墨者方
視之河漢而無極也

●河漢無極莊子齊物論

●以長為優六丁丈反為當

鄭子駟弒僖公以禮赴今楚圍弒鄭放
亦以禮赴然彼傳明叙此只說赴鄭蓋

歸之贈賄之禮

○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犂城麇欒郊黑肱王

弟子皆也。欒縣屬南陽。郊縣屬襄城。欒今河南陽翟縣。三邑本鄭地。鄭人懼子產曰不

害令尹將行大事謂將而先除二子也二子謂黑

不及鄭何患焉。冬楚公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為介。未

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十一月己酉公子圍

至入問王疾。縊而弒之縊絞也。孫卿曰以冠縶絞之

皆言十月月誤也。正義孫卿即荀卿。避漢宣帝諱。詢轉為孫。遂殺其二子幕及平

夏。皆郊矣。插此華于除二子之前好右尹子干出犇晉子干王宮廐尹子皙出犇

鄭因築城殺大宰伯州犂于郊。葬王于郊。謂之郊放

郊敖楚。使赴于鄭。伍舉問應為後之辭焉問赴者

問孰當為後。商所以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

王之子圍為長伍舉更赴辭。使從禮。此告終稱嗣不

王子較寡大夫之稱于事以篡弒赴諸侯。長丁丈反。言稱

使與秦公子同食食祿皆百人之餼百人。一卒也趙

文子曰。秦公子富謂秦鍼富強秩祿叔向曰。庶祿以

之續
觀于伍舉更對從容文飾而似瘡非瘡
無不隱隱筆端矣妙絕妙不知者且
以為辭令之工而已矣

后子不欲與于齒蓋看破此君底裡
亦倒為先除二子作註脚也否則城三
邑時何不併此人而一網之耶

黃陶卷 朱批

挿叙子于畢仍遙接更對為後完結楚
圍弑君事末以子產語結既應本文又
伏後文通體純作此種筆法所以成一
篇之片段也

德也底致也德鈞以年年同以尊公子以國不聞以富且

夫以千乘去其國彊禦已甚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彊

禦詩大雅侮陵也秦楚匹也使后子與于千齒以年齒為高下而坐補

正傳氏曰齒辭曰鍼懼選楚公子不獲是以皆來亦

唯命不獲不得自安言俱奔事有優劣唯主人命所處謙辭且臣與鞏齒無乃

不可乎后子先來仕欲自同于晉臣為主史佚有言

曰非鞏何忌忌敬也欲謙以自別楚靈王即位遠罷為令尹遠

啓疆為大宰靈王公子圍也鄭游吉如楚墓郟敖且

聘立君歸謂子產曰具行器矣行器會備楚王次侈而自

說其事必合諸侯吾往無日矣子產曰不數年未能

也為四年會申傳

○十二月晉既烝烝冬祭也趙孟適南陽將會孟子餘子孟

餘趙衰趙武之曾祖其廟在甲辰朔烝于温趙氏烝

晉之南陽温縣往會祭之祭甲辰

十二月朔晉既烝趙孟乃烝其家廟則庚戌卒十二

日終劉定公秦后子之言補正曰亦終穆叔之言鄭伯如晉弔及雍乃復弔

氏蓋趙氏辭之而還傳言大夫疆諸侯畏而弔之

晉既烝不與十二月連因下甲辰云朔
則讀者自知晉烝在十二月之前左氏
慣有此等參錯筆法耐人思尋註以為
月誤非是

韓起厥之次子。

● 絲毫章云。虞尚質厥成。文王厥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走。予曰有禦侮。

節南山事章云。家父作誦。以究王誥。式訛尔心。以畜万邦。

此新奇後偶。頭重尾輕格。行文只一詳略法。交換不窮。如此文。于觀書則用詳于譽。樹則用略。于見旗則用詳。于謂疆則用略。前賦詩有贊有謙。後賦詩直不綴。一語詳畧之變。至此而極。又凡文皆詳畧互用。此文則步步畧去。即如三段。三提。句句君臣使聘。一詳寫。次句便畧去。晉侯使三字末句併略。去宣子。

春秋左傳

卷下

三

經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夏叔弓如晉。叔弓。叔老。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書名惡之。薰隧盟子產不討。遂以為卿。故書之。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弔少姜也。晉人辭之。故還。季孫宿如晉。致。

服也。公實以秋行。冬還。乃書。

傳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為政而來。公即位故。

見禮也。代趙武為政。雖盟主而修好同盟。故曰禮。觀書于大史氏。見易象。

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易象上下經之象辭。魯春秋史記之策書。春秋

遵周公之典以序事。故曰周禮盡在魯矣。正義氏猶家也。藏書之處。若今之秘閣也。吾乃今

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易象春秋文王周公之制。當此時儒道廢。諸國多闕。唯魯備故。公享之季武子賦絲之卒章。詩

大雅卒章義取文王有四臣。故能以絲絲致興盛。以晉侯此文王。以韓于此四輔。韓子賦角

角。方詩小雅。取其兄弟昏姻無。季武子拜曰。敢拜

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彌縫猶補合也。武子賦

節之卒章。節詩小雅。卒章取式詎爾心。以既享宴于

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譽其好也。服虔解譽游也。引髮謬一游一譽為宜。

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亦。

子雨賦在兩頭。後是武子一賦在中間。而武

兩字左氏恭有意特加此格。以自娛。娛天下後世也。文勢如連山。復嶺起伏。爭奇及其麓也。遲進而漸弛矣。所謂文無定形。隨手可造者。于此益信。

其後皆畧而首段獨詳者。傳為韓起來聘而設。則固當以生為重也。

首段又分三節。觀書另提。下字實對寫。亦前奇後偶格。易象春秋只兩端。便

想見周禮全身。又從周禮想到周公。全身併推原想。出周王全身。是何等學識。

賦角弓。則拜譽嘉樹。則謝木。是對。妙于嘉樹。挽到角弓。又生出甘棠。棠前

拈後。掩映生姿。凡賦詩贈答。此為避。之極則。前是韓子一賦在中間。而武

三編

春秋左傳

卷下

三

而宣子一譽一謙在兩頭極變又極整也。

次段兩見一信又是前偶後奇末段一字兩賦又是前奇後偶而一以知字配第一節知字一以賦詩配第二節賦詩蓋皆以首段為綱而為之目也于法愈變而愈精矣。

長。遂賦甘棠。甘棠詩名南。召伯息于甘棠之下。詩人也。思之而愛其樹。式于欲甘。甘棠樹如甘棠以宣子。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宣子遂如比召公。

齊納幣。為平公。見子雅。子雅名子旗。子旗之子。使見宣

子。宣子曰。非保家之主也。不臣。志氣。見子尾。子尾見

疆。疆子尾。宣子謂之如子旗。亦不。大夫多矣之唯晏

子信之曰。夫子君子也。韓起。君子有信。其有以知之

矣。是知今。魏水叔朱批。為十年齊樂施。自齊聘於衛。衛侯享之。北宮文子

賦淇澳。淇澳詩。衛風。美武公也。宣子賦木瓜。木瓜亦

報以為好。取於欲厚。報以為好。

○夏四月。韓須如齊逆女。須。韓起之。齊陳無宇送女。致少姜。少姜有寵於晉侯。晉侯謂之少齊。為立別號。之。少詩照反。正義曰。少姜。少齊。蓋本字為少也。服虔云。所以寵異之。言齊國如此好女甚少。謂陳無宇非卿。欲使齊以適天。執諸中都。中都。晉邑在東。少姜為之請曰。送從逆班。班。列也。劉炫云。昏禮。故得使卿。明是使上卿也。凡例云。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公子則下卿送之。是送卑于逆者。一等。故云。送者從逆者之。畏大國也。猶有所易。是以

籠字只一筆寫透。

批服說則少如字。

第一句諷以禮。第二句動以情。第三句直說他不是矣。想見少齊恃寵口角。

亂作韓須公族大夫陳無字上大夫言齊畏晉改易禮制使上大夫送遂致此執辱之罪蓋少姜謙

以示

○叔弓聘于晉報宣子也此春韓宣子來聘晉侯使郊勞禮

兩辭一贊前分後合知禮近德順提例煞章法極為明整

賓至近郊君辭曰寡君使方來繼舊好固曰女無敢使郊勞之

為賓微命於執事敝邑弘矣微達也敢辱郊使請辭辭

勞致館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成臣之

祿也得通君命則於已為榮祿敢辱大館敢不叔向曰子叔子知

禮哉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宗猶上也

敢不敢注當移在敢辱郊使之下補子叔氏也

辭不忘國忠信也謂稱舊好先國後已卑讓也始稱敝邑之弘先國

也次稱臣之祿後已也詩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

詩犬

全墮子產箒中犯眾怒矣

○秋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游氏犬叔之族

黑為游楚所傷現報特將來傷疾作而不果前年游楚所擊駟氏

與諸大夫欲殺之駟氏黑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

遽而至遠傳使吏數之責數其罪曰伯有之亂在襄三以

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務共大國命不暇治女罪爾有亂心無厭

此結局子哲事子哲三番無道子產一味包荒至此乘機討亂直作迅雷不及掩耳手段此非但疾作之機不可失亦以眾怒欲殺之機不可緩也前者專伐伯有駟氏方助之昆弟爭室諸大夫猶為謀之董隧之盟六子且聽其強與而大史書之今眾皆不堪不乘此時聲罪致討則子哲雖死亦僅私戮而非國誅故殺機未動不敢先殺機既動不敢後看他兩次逼勒一則曰不速死大刑將

至再則曰不速死司寇將至片刻不容
放。鬆。非。唯。慮。傷。疾。或。瘳。困。獸。猶。開。亦。恐。
駟。氏。與。諸。大。夫。夜。長。夢。多。後。則。此。變。也。
子。產。是。春。秋。第。一。有。擒。縱。人。此。意。千。古。
無。人。抉。破。

文字是一頭兩脚格以首段為主下二
段不過因其延挨而決絕之故臨了又
以複筆歸併到首段作煞著也通篇語
氣全從躍揚及乘遽而至一筆中追出
字字傳蓄極而發之神

唐錫周曰文有可以疾讀亦可徐讀者
可以一連讀亦可抑揚讀者可作對聲
讀亦可作曼聲讀者獨至斯篇徐讀之
而不得其妙疾讀之而其妙乃出抑揚
讀之而不見其妙一連讀之而其妙乃
愈出曼聲讀之而不覺其妙對聲讀之

而其妙乃靈出是何以故只緣作者意
思全在曲曲傳出半點放鬆不得神理
也妙批

晉侯寵少姜不數月而卒以非仇儷辭
諸侯而其心愈悲矣叔向請無字以求
貪刑頗為言不若少姜有辭一語之得
力也辭令妙而篇法之照應亦密已
子產羅織以成其罪尸衢加木不滅
慘乎始則養好以成人之惡終則故入
以伸已之法倘也不能無遺議矣黃世憲

已貪已頗對說兩不共又相承說語整
而筆圓

季廉曰昭公如晉者九得入而欲見
止者二至河而見卻者四有疾而復者

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

謂爭徐吾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謂使大史書七子

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

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為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

終命也作凶事為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

為褚師印子皙之子子產曰印也若才君將任之不

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

寇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衢道也加木焉結三罪書

罪於木以加尸上

○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

仇儷也晉侯溺於所幸為少姜行夫人之服請君無

辱公還李孫宿遂致服焉致少姜之襪服公以末秋行始冬還還乃書之故經

在叔向言陳無宇於晉侯曰彼何罪彼無君使公族

逆之齊使上大夫送之猶曰不共君求以貪已通國

則不共逆卑於送是而執其使補正言齊國不君

刑已頗何以為盟主頗不且少姜有辭謂請無冬十

次執侯者一。朱批

滕子原卒。子寧立。是為悼公。黃世憲翼附

月陳無宇歸。晉侯救之。

十一月鄭印段如晉弔。弔少姜。

經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襄二十五年盟重丘。林成公卿共小國之墓禮過

卒悼公。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

會故魯厚報之。秋小邾子來朝。八月大雩。

冬大雨雹。無傳記災。雹蒲學反。北燕伯欵出奔齊。不書大夫逐之。

而言奔罪之也。書名從告。

傳三年春王正月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與

提筆送少姜之墓五個字便伏子太叔一肚皮不得已苦衷故于梁丙之諷切

則駁之於張趨之慰藉則稱之通篇只作兩對讀

開手以子之為此來也一呼下文一駁一解卻從此句翻跌如曰吾又來賀不唯此行乃是就此來說進一步曰子其無事求煩不獲乃是就此來說退一步

机趣靈躍轉換不窮結句贊張趨正是其不滿梁丙以丙出言輕薄全不知入苦辣不若趨之開心見誠語語近情切理也執定訊其不為晉諱恐失通篇神理

重寫昔之不煩則今之不敢憚煩其非我之好勞也可知末并說到又將來賀以見事事看來得已却是事事出于不得已而丙之以此來為譏其憚于勢而昧于情也亦已甚耳張趨便是極曉

張趨見之。二子晉大夫。梁丙曰甚矣哉子之為此來趨他歷反。

也。卿共姜葬。子犬叔曰將得已乎。昔文襄之霸也。

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明王之制歲聘問朝在十二年。今簡之。正義據十三年傳計諸侯于天子朝聘會盟之數當十二年而有八聘四朝再會一盟今以霸主不可自同天子又舊制

太煩故設此制以簡之有事而會不協而盟不復有年限之期也。君薨大夫弔卿共

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在二十五年。蓋時

俗過制故文襄雖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昭禮盟節之猶過於古。

昭禮盟

事勢人情的。句句說得子太叔心平氣和。故于出獨贊其知。若曰此人尚得側聞君子之論。若彼人者直無知之妄人而已。不滿梁丙意在言表。似此照應真以神不以形者矣。

十二年八聘四朝。則已無餘年。而會盟與聘並行耳。若會盟之年不聘。則五聘耳。按八聘之義。則不可云歲聘。當云間聘。可疑。

● 數列也。音色主反。補正。

● 教於守適。猶曰齒於守適爾。陸氏

夫人守內官之適良故。守適言夫人也。孔氏

此文作兩截讀。則為此來。與不惟此行自相應。自今無事。與張趯有知自相應。

會以謀闕。按昭禮命事歸重謀闕。總無加命。以見不煩。似不必分貼。反遺弔基本旨。無加命矣。命有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於守適。不敢以其位卑而令禮數如守適夫人。然則時適夫人之喪。弔送之禮。已過文襄之制。數所具反。一所主反。位當指士與大夫而言。言不敢拘士弔大夫送葬之禮。而禮數等于適夫人也。劉炫說同。唯懼獲戾。豈敢憚煩。少姜有寵而歿。齊必繼室。繼室復今茲吾又將來賀。不唯此行也。張趯曰善哉。吾得聞此數也。

然自今子其無事矣。譬如火焉。火中寒暑乃還。心以季夏昏中而暑。此其極也能無還乎。正完子其還。季冬且中而寒退。

○撤。○緊。○對。○不。○唯。○此。○行。○火。○心。○火。○中。○寒。○暑。○乃。○還。○此。○其。○極。○也。○能。○無。○還。○乎。○正。○完。○子。○其。○還。○季。○冬。○且。○中。○而。○寒。○退。

作兩對讀。則甚哉子之為此來也。與善哉。吾得聞此數也。一樣調法。將得已乎。以駁為解。與猶在君子之後。予以抑為揚。一樣調法。作全局讀。則兩頭用輕筆。中幅用重筆。而將得已乎。單句提下。分反。正兩層。自今無事。亦單句提下。分正。喻兩遍。而摠以三煩字。作申筆法。如觀貝正側。皆奇彩也。

● 求煩不獲。言欲煩而不可獲也。那波

● 十二字一句。言張趯直無智耳。金

● 宣君使嬰曰。五字。據本无。非是。

此篇叙議兼行。為傳中第一首錯綜文字。以晏嬰為主。分三段讀。首段叙請昏

無事意。補正。謂趯言止。此下乃傳自言晉衰。將失諸侯。故一大夫退。而大叔稱之非是。晉將失諸侯。諸侯求煩不獲。言將不能。一大夫退。子大叔告人曰。張趯有知。其猶在君子之後乎。譏其無隱諱。以為君子也。蓋人臣雖有諱國之禮。然或憂其為亂。而私語之于友。不害為忠。此叔向晏子之言。所以不譏于君子也。

○丁未。滕子原卒。同盟。故書名。同盟於襄之世。亦應從同盟之禮。故傳發之。

○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復以女。委委婉婉。為繼少姜。曰寡君使嬰曰

一番詞令乃一篇之緣起中段詳叙晏子與叔向憂國傷時低回感慨為一篇之正文末段為中段作註脚不祖踴貴屨賤是証其言因陳桓以請并証其事一路承轉卸抱如珠走盤極紛而緒自理極忙而神自閒極渙而局自緊作史不熟玩此種萬過不免治絲而焚之耳走盤日上朱批

金聖嘆曰前幅寫兩家婚媾作無數珍重之言後幅寫兩家憂亂作無數敗壞之言前幅珍重是出色珍重後幅敗壞是出色敗壞古人撰文最重開色此真開出異樣色也批凡以前兩段為篇者此評最佳 若而人說已見于上 林西仲曰陳氏篡齊六卿分晉早被晏子叔向看破細玩二子之言總緣兩君

不能自強所致若齊不棄其民使無痛疾即陳氏亦無所施其嘆休之智晉知俊改其樂得入恤民即家門亦不能擅其國政之權晏子說到陳氏先世許多神靈似有奪其魄而使歐民以資代與者叔向說到八姓皆降公族俱盡似有剪其翼而使孤立以待銷亡者皆無可奈何之詞相對問一字一泪不堪多讀 此單割中段成篇者此評最工 唐錫周曰起手一請一對正文已畢却因兩人相語生出一大段豐腴之文又因踊貴履賤句補出一段奇幻之文又因更宅一句找出一段秀峭之文出奇無窮真如山陰道上令人應接不暇 此評方是廬山真面目也與鄙意有小異處願天下明眼人更商之

寡人願事君朝夕不倦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則國家多難是以不獲不得不腆先君之適謂少以備內官

焜耀寡人之望則又無祿早世隕命寡人失望君若慎重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微福於犬公丁

公微要也二公齊先君言收恤寡人則先君與之福也焜胡本反又音昆服云明也焜照也言得備

如嬪之列照明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已之意望也

之適適夫人及遺姑姊妹遺餘若而人言如常人君

若不棄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

也董正也振整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伉儷在絳經之中是以未敢請制夫人之服則莖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

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豈唯寡君舉羣臣實而猥蒙寵賜封太公丁公句重在中段故特作受其貺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唐叔晉之祖正義曰舉亦皆之義

言舉朝羣臣也按既成昏許昏晏子受禮受賓享只作凡字解為得安頓許多閑話好步驟叔向從之寡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問與晏子曰

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金云本不欲言為不能忍齊將為陳氏

吾弗知。諱不敢必之辭。

登如字。謂斬上。並形。

首段一請一敬。層層相配。兩是以三若字。一則連數。先君之適。遺姑姊妹。一則連數。寡君羣臣。唐叔以下。而前以寡人之望。往後即以寡君之願。起順逆相接。節取讀之。另成一首妙文。

請繼室。而必以上大夫請者。重其責也。厥後齊無晉患者。晏子之功居多。朝

三老。工老。商老。農老也。齊文。解讓。嚴說。杜說。是也。惠補注。

中段文筆。尤極古峭。精麗而語意亦兩兩相準。如齊說季世。晉亦說季世。齊則民歸陳氏。晉則政在家門。齊則排出許。多古人見陳氏之陰。有神助。晉亦排出

棄其民而歸於陳氏。棄民。齊舊四量。豆區釜鍾。正考補。

工記一獻而三酬。則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行文未嘗不尚。臨摹也。

六斗四升。登成也。區。烏侯反。釜十則鍾。六斛。陳

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登加也。加一。謂加舊量之一也。以五升為豆。五

豆為區。五區為釜。則區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厚

而收。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賈如

海不加貴。林如往也。山木往賣于市。價等在海。不加貴也。民參

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

老凍餒。三考謂上壽中壽下壽。皆八十已上。不見養遇。國之諸市。履賤踊貴。

踊則足者。民人痛疾。而或煥休之。煥休痛念之聲。謂

反一於六。反休虛喻反。又許雷反。賈云。煥厚也。休美

也。服云。痛其痛而念之。若今時小兒痛。父母以口就

之曰煥休。補正王氏。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

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四人皆

氏之先。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胡公。四人之後。周始封。陳之祖。

大姬其妃也。言陳氏雖為人臣。然將有國。其先祖鬼神已與胡公共在齊。相助也。服讀如字。訓為隨。非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

許多廢族。見家門之全。無對頭。然齊則重寫陳氏之盛。而輕寫公國。晉則詳寫公室之衰。而畧寫家門。齊其何如。叔向突問在前。子將若何。晏子補問在後。又于相準之中。有相錯之妙。熟復轉見其佳。固當詳實。畧主。然亦不得主太飽。贊太飢。故兩兩對說。後于叔向獨添一。與錦又添一。私已議論。蓋暗與晏子後文相配也。文貴勻。稱其在斯乎。

煥休。說為姬吻。陸氏

休。說為煦。

相今定本作祖。孔氏

相作祖。其上如与字。說則意全。

末段亦有兩層。前一層追述前。言後一層帶敘近事。與前兩段兩兩對寫相準。

然述言中又夾敘事敘事中又夾述言
用筆尤變化也

●滋修對罷散則滋字為蕃似復
尤甚也過也

●無人無長亦謂政司廢闕也形

●在皂隸蓋非實為皂隸言其賤等於
皂隸也

看形左傳

卷三

三

行言晉衰弱不能
公乘無人卒列無長
百人為卒言
征討救諸侯

非其庶民罷散而宮室滋侈
道殣相望
餓殍為
長

詩作瑾而女富溢尤
民間公命如逃
女嬖寵之家
林言富貴過甚

冠雝樂卻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皂隸
八姓晉舊臣之
族也皂隸賤官

正義五姓皆卿續簡伯
政在家門
大夫專政民無所依

君日不悛以樂愒憂
愒藏愒改也樂音洛又音岳
林以逸樂之過藏憂患之萌

劉炫云愒慢也好音樂而慢易憂禍
公室之卑其何
也杜以愒為藏當讀如弓韜之義

日之有
讒鼎之銘
讒鼎名也服云疾讒之鼎
明堂位所云崇鼎是也一云

●二子合言本國之亂而竟不言所以
濟亂之術豈時勢至此有不可為乎抑
二子未揆為政之柄不得付之空談
也乎李光綬

●嬰知能止繁刑不能除厚施幸左
氏幸此一端未為无意李光綬

引辭室事為躡貴屨賤語作註復叙反
宅事為齊其陳氏作註而繁刑省刑語
在晉晉之前更宅反宅事在晉晉之後
既應中段又顧首段但見其步步脫卸
豈悟其步步回抱耶此於是景公繫于
刑既已告于君為是省於刑文氣正要
走下文意又要抱上文意既要繳前文
文氣又要收本文此處尤當細玩作者

堂西尤

地名禹鑄九鼎
曰昧且平顯後世猶怠
昧且早起也
于甘讒之地
不夫也言夙
與以務大顯
況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將若何
後世猶解怠
問何以
免此難
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胥聞之公室將卑其
痛切語

左肅

春秋左傳

卷三

三

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胥聞之公室將卑其
同祖為宗
正義曰

世族譜云羊舌氏晉公族但不知出何公譜又有姓
李名果或盜羊遺頭受而埋之事後掘示羊頭唯羊
舌存之說杜亦不
唯羊舌氏在而已胥又無子
痛切語

公室無度
幸而得死
豈其獲祀
言得死以壽
言必
終為幸
言不得

祀
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踞塵

安接

之系

之錦机。君子曰忽然捕入真人怡我
間也。且諺曰隨叙隨述特與上段筆
法相准非止運掉簡便而已。

王或菴曰左氏往往用倒置作主之法
如因基少美而張越有晉失諸侯之說
因請繼室而晏嬰叔向有私議齊晉之
言于是晉與齊之陵夷衰微畢見于此
此其所關之重豈特百倍于華少美請
繼室已乎。則以諸臣之言為主而華少
美請繼室反屬賓筆乃不易之理矣。

里即下
文里室
之里

孫執升曰此文有八法。晏嬰請昏叔向
復命風雅蘊藉納采報幣千古妙文法
一成昏受禮月老陋套一句叙過另換
文境法二百衰平公齊亂景公借二老
成之語實叙兩國之傲為田氏篡齊六
卿皆晉張本法三叔向發問主意在晉

晏子曰此季世也說畢叔向即接上曰
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以後晏子復
找問一句當日議論情景宛然法四兩
國之傲有綱有目公棄其民二句政將
在家四句是綱其餘敘處是目瑣而不
雜法五叔向自處之道已對晏子說明
晏子自處之道却不曾對叔向說明後
毀室一事即其保家保身妙策虛實互
見法六履賤踊貴對叔向一句語却幻
出後段奇文法七更宅一段有未請昏
前事有既請昏後事有方請昏時事或
敘事或議論或斷制總在莫測法八至
其造句工與運筆奇古月峯稱為古今
少雙左傳寡二非虛言也。

●宅人說另出。
且諺曰且用傍注之意差可說。

三蕭

看利之傳

不可以居。湫下隘小。請更諸喪塋者。喪明增燥。塋

聲塵土。辭曰君之先臣容焉。先

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侈奢且小人近市。上是正答此

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

何貴何賤於是景公鑿於刑。此句先註在前下點題後便好回抱上文。

踊貴履賤既已告於君故與叔向語而稱之。傳護晏

景公為是負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

同譏。

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離漚漚已

其是之謂乎及晏子

乃毀之而為里

室皆如其舊。本壞里室以大晏

且諺曰非宅是上唯鄰是下。二三子先上鄰矣

違下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不

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

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懷憂且言陳氏之興

昭公

昭公

昭公

且作曰。曰作云。則為穩然有脫文訛字。亦不可知。

此篇亦移主作賓格也。讀前段本以伯石受州為主。讀至中段猶曰此不過為州田作註。讀至末段乃全為韓起取州地步妙在前路絕不提起。臨了只用一筆點破。在當日不覺其術中在今日遂如出之意外。左氏真有變必窮無奇不備者矣。

須知甚微而卑。伯石之法。特指被他九虛難辨。一實處引詩反言作贊。却是罵他平日之法。想見此人何宜受州。其受州者。別有故也。首段暗為末段伏爪。絕妙綿裏針法。

伯石之法。忽然有禮。分明是假甚微而卑。便已描出他一時裝造。光景韓起豈

不知之。而力為之。請所謂以假濟假。各得其所欲也。于無字句處求之。不覺使人失笑耳。
月峯 朱批

●傳見晉侯策命外大夫賜之以田。借天子之禮。
補注

中三段極寫碍手。為末段作反跌妙甚。

又看通篇當是連環筆法。以首段為主。則末段乃是伯石獲州緣由。以末段為

夏四月鄭伯如晉。公孫段相甚敬。而且禮無違者。
好做作

晉侯嘉焉。授之以筴。
此處藏過韓宣子。妙 曰子豐有勞於晉國。
子豐

段之父。正義曰。服云。鄭僖公之為犬子。豐嘗與之適晉。然此不足以為勞也。故杜不解之。
亦暗

而弗忘。賜女州田。
州縣今屬河內郡 以胙乃舊勳。伯石再拜。

稽首受筴。以出。君子曰。禮其人之急也。乎伯石之法。
起所笑也 也。為禮於晉。猶荷其祿。況以禮終始乎。詩曰。

人而無禮。胡不遄歿。其是之謂乎。
以罵為贊。奇絕 初州

縣。樂豹之邑也。及樂氏亡。
林在襄三十二年 范宣子趙

亦賓主。一層捲

文子韓宣子皆欲之。文子曰。温吾縣也。
州本屬温。温趙氏邑。

宣子曰。自郤稱以別三傳矣。
郤稱晉大夫始受州。自是州與温別。至今傳三

晉之別縣。不唯州誰獲治之。
言縣邑既別甚多。無有得追而治取之。

文子病之。乃舍之。二子曰。吾不可以正議而自與也。
三層側。三。人以二。子為主。上文。平寫兩舍。獲趙文子

皆舍之。及文子為政。趙獲曰。可以取州矣。
字故又于。文。子不敢取州。特醒二。子一筆。以便。下。舍

文子曰。退。
又音捨。退也。二子之言義也。二子。二。達義禍

也。余不能治。余縣又焉。用州其以徵禍也。君子曰。弗

知實難。
便生。出急。智來。患不知。禍所起。 知而弗從。禍莫大焉。有言州必必豐

主則首段又是韓宣取州圈套觀結處
為之請之分明以後解前為其取之分
明以前引後中幅則解前引後唯其所
適此種筆意真所謂如環無端者為十
古之絕伎也

乍讀似重寫惠伯細讀乃重寫敬子蓋
為叔弓如滕傳也杜註叔弓有禮以不
入從之兩句為眼目矣

●陳可大曰忌忌日也故敬子欲至次
日乃入補正

宣子起處不伏如談笑柄者不露一毫風
氏故主韓氏舊以韓氏為主人伯石之獲州也韓
宣子為之請之為其復取之之故後若還晉因自欲
取之為七年豐氏
歸州
張本

○五月叔弓如滕葬滕成公子服椒為介及郊遇懿
伯之忌敬子不入忌怨也懿伯椒之叔父敬子叔弓
也叔弓禮椒為之辟仇按檀弓
疏以敬叔嘗殺懿伯為其家所怨恐惠伯殺已故不
敢先入惠伯知其意而開釋之記惠伯之知禮也此
傳正義又云懿伯為人所殺及滕郊而逢其讐敬子
不入以禮惠伯欲使惠伯報叔父之仇惠伯不以私
廢公故先入二說不同而皆不甚明了只依劉氏忌
日之說為得敬子桓公七世孫惠伯桓六世孫懿伯

三寵字相映成文

人語以兩晉字為轉接韓語即以兩寵
字為轉接筆法未有不相準者

此事在今日斷不肯矣古人却另有見
頭所謂將計就計也

●公孫董高氏子尾也惠公之孫而非
高倭之後名号飯一因

此篇亦賓主互用意法本為賀夫人而
來却詳及朝楚一番往復然只完得且
告日一層却不料于罕虎如晉內另有
一段文情前段于入屬主而事則實後

左肅

惠伯之叔父而敬
子之五從祖也

惠伯曰公事有公利無私忌椒請

先入乃先受館敬子從之

惠伯子服椒也傳
言叔弓之有禮

晉韓起如齊逆女

為平公孫董為少姜之有寵也

以其子更公女而嫁公子

更嫁人謂宣子子尾欺晉

晉胡受之宣子曰我欲得齊而遠其寵寵將來乎

謂

子尾

○秋七月鄭罕虎如晉賀夫人且告曰楚人日徵敝

邑以不朝立王之故楚靈王敝邑之往則畏執事其

春秋左傳

卷二十 昭公

旨

段于入則賓而事則主也。看來此文重在後半。蓋特特通應送葬。一番議論為賀夫人三字作風刺之筆。也前段開口提出楚日徵朝便見楚強。晉弱勢勢必往知以進退罪也作兩盡。世情之說晉亦自知不競只得竟聽其往而以在楚猶晉強作大度冠冕話頭。皆是掩耳盜鈴作用其實求煩不獲早。被自家人題破太叔又將來賀亦只此一遭此後當謹如台教也說得娶夫人與賀夫人者永冷雪。可見前段單為未段倒作註脚而未段又單為提筆暗作評斷與伯石獲州篇同一神理而面貌全別奇變無方。

一告一對都以兩意往復往不往有不有對兩則字兩若字對進退罪也總結。謂寡君而固有外心。而汝也。其不往則宋之盟云。寡君猜焉。猜疑也。君實有心何辱命焉。言若有事吾心也。言若固有外心。應社字。收有字。寫出兩便。來告亦復何益。君其往也苟有寡君在楚猶在晉也。張趯使謂大叔曰自子之歸也。歸在此。小人冀除先人之敝廬日子其將來今子皮實來小人失望大。

在楚猶在晉亦總結。都是極情傷之筆。其圓整非國策所到也。辱有不有一反一正却有四層每第二層都用進二步語前云辱有則思盟便是好處後云不有則來告便是不好處一縱一擒字字圓整結句假脫手直自供一求煩不獲犯由矣絕倒。而將無事一篇歸宿不徒以機鋒見長常語出新只在又卑一陸焉句見筆。● 倘備載諸國弔賀文以見晉失諸侯之故。補注。汪克寬曰春秋魯昭二十又一而昭公之世有七焉左氏惟八年無禘餘皆云。早也於二十四年二十五年再事。則曰早甚也亦可見災變之數見矣。朱批。

叔曰吉賤不獲來。賤非上卿。畏大國尊夫人也。且孟曰而將無事吉庶幾焉。孟張趯也庶。聞中又寫張趯段見晉鄭幾如趨言。卿大夫如聞心見誠更妙。金。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不欲以諸侯禮待之。穆叔曰不可曹睪二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又卑一陸焉。一陸謂逆羣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志曰能敬無災又曰敬逆來者天所福也季孫從之。○ 八月大雩旱也。○ 齊侯田於菖。菖齊東竟。盧蒲癸見泣且請曰余髮如此。

一句破其近語一句反其前語只兩語而字字鋒穎又簡備有法也

起句變寵連用下于立則點一寵字于殺則點一變字小小照應只要分合順逆處均有法耳

●左氏發例無定準彖中示例繫此形

寫出子產机警有才調而筆特簡潔未句不過為明年復田張本故只一點不嫌于畧二句當連讀脩字又係上又遞下左氏慣以一句為兩截關挨今以一字為兩句開板往往滑口讀過可惜也

賈揚徐

嘆子雅却緊接子旗可見家有自子則錐死猶生嘆子雅却重傷姜族可見國有宗臣則雖弱不公子雅且然况競爽且什伯焉者乎此惜也嘆子雅只兩字下分子殆姜危兩項而以憂國為重故語特詳

姜族六句凡兩對却是一句一轉語不多而意愴然無窮矣王或菴曰哀音促響亦與城文仲嘆六

三精

種種余奚能為雙慶封之黨襄二十八年放之於竟種種短也自言衰老不能復為害

種本亦作董董章勇反公曰諾吾告二子二子子尾歸而告之子

尾欲復之子雅不可曰彼其髮短而心甚長其或寢

處我矣言不可信九月子

雅放盧蒲癸于北燕恐其復作亂

燕簡公多愛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冬燕大

夫比以殺公之外嬖比相親比公懼奔齊書曰北燕伯欵

出奔齊罪之也欵罪輕於衛行重於蔡朱故舉中示例

十月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日吉日詩小雅宣

王田獵之詩楚王欲與鄭伯共田故賦之既享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

南之夢楚之雲夢跨江南北

齊公孫竈卒竈子雅司馬竈見晏子司馬竈便引起曰又喪

子雅矣晏子曰惜也子旗不免殆哉以其不臣姜族弱矣

而媽將始昌媽陳又一惠競爽猶可子雅子尾皆齊惠公之孫也競疆也

爽明也競爽猶諺云賭賽好也又弱一個焉姜其

危哉對弱一個似不當以強明平說

春秋左傳

卷之四

三

夢之減。同而中以姜族。弱矣。將始昌。
二語存。曾前以滑也。命哉。播度而起。後
以姜其危哉。頓若而收。則另一章法也。

春秋左傳卷二十終

